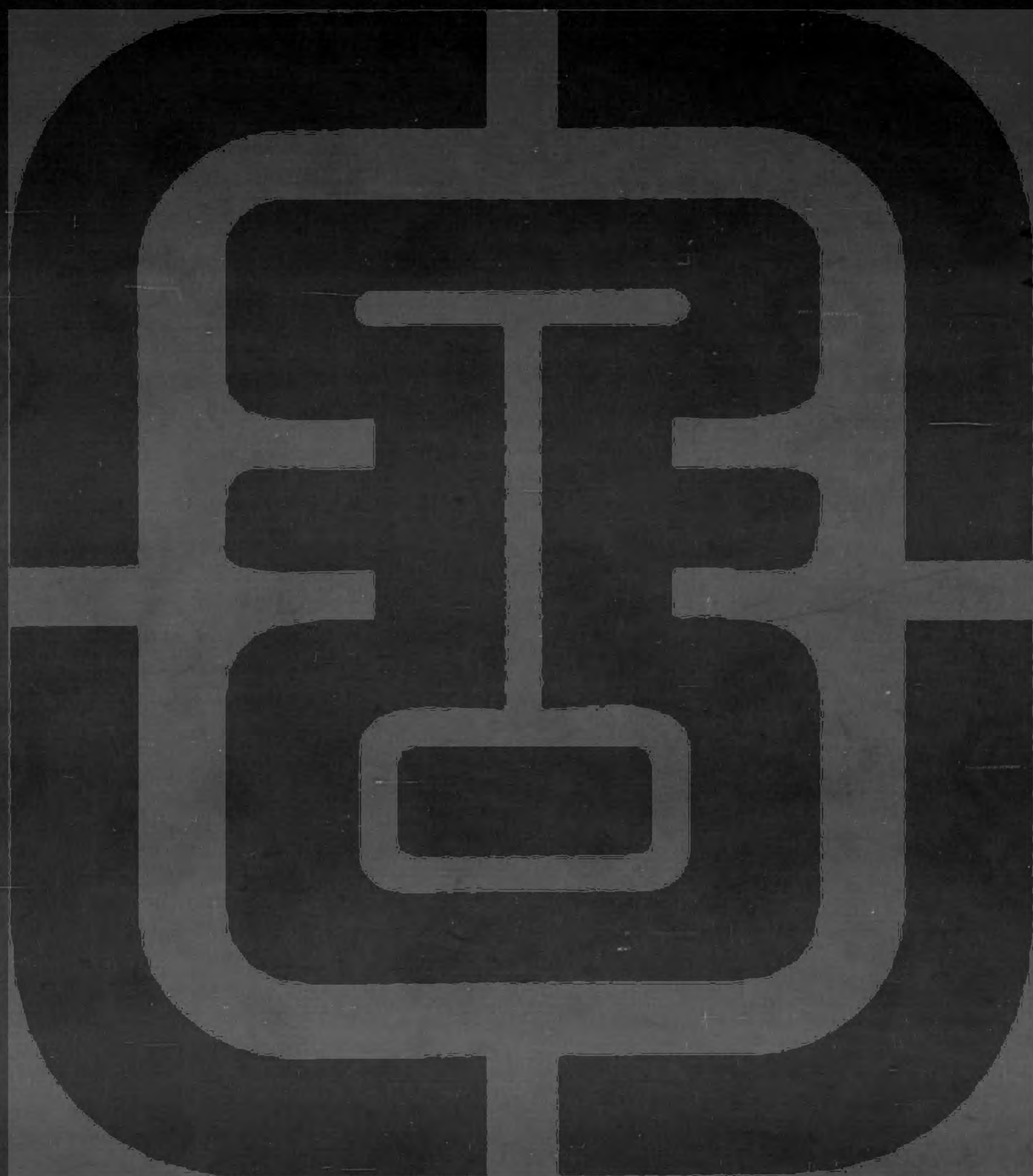


六百十一

六





福地張氏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一

表五十九

進文章二

進千秋金鏡錄表一首

進王維集表一首

進寶應長寧樂表一首

進元和聖德詩表一首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一首  
進平淮夷雅篇表一首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一首

代百寮進農書表一首

為羽林李景畧將軍進射鴈歌表一首

進撰江西常大夫遺愛碑文表一首

史館王相公進和詩表一首

舉薦

薦鮑幾表一首

薦顧協表一首





為宇文戶部薦隱淪表一首 自舉表一首

責躬薦弟表一首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一首

舉前池州刺史張嚴自代表一首

進文章

進千秋金鏡錄表玄宗

張九齡開元二十四年

臣九齡言臣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

尚之尤也臣愚以為集作明鏡所以鑒形者也有研媷則集作覩

之於外往事所以鑒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黃帝鏡銘

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

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

至動與天合本已金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鑒然天覆集作廣大

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

事鑒十章分為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識集作

不深至於區區効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款之至謹言

進王維集表代宗

王縉附見王維集

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旨集作應是王維文賦普仰錄寫

進上者十三字集作令臣進七思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

又竊感傷臣凡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集作堅正秉操孤貞

集作直 縱居要劇不忘清淨集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

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采興為文未曾廢筆集作未嘗廢業

散朋友之上或畝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

卷今且隨表進上集作曲 承天監下訪遺文勉而有知荷寵

光於幽窆沒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謹

奉表以聞臣縉誠惶誠懼集作頓首頓首謹言



進寶應長寧樂表代宗

張謂

臣某言臣聞理定制禮功成作樂古先哲王不易之典伏惟寶  
 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續堯立極繼武承天神授五兵聖包七  
 德頃歲自王如登將壇祇奉廟謀藝行天罰卷舒龍豹指麾而  
 復洽陰陽誅翦鯨鯢顧眄而竝收河朔九鼎還重三光益明趙  
 魏小康周秦大定伏見所部寄徃客前黎園供奉官梁州克義  
 府果毅劉日進新造寶應等凡十八典其調合雅其聲用宮以  
 歌盡言以舞盡意夫雅者三代之樂貴則鄭位不行宮者五音  
 之名用之則角徵咸叙興亡理亂實繫於茲昔王令言聽安公  
 子失宮聲知隋氏禍敗非久令臣見寶應樂用官調知皇家  
 運祚無疆故製造其詞發揮成曲庶登樂府上達天朝謹附前  
 黎園供奉官某進表以聞

進元和聖德詩表

集作此表為元和憲宗和聖德詩序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臣朝  
 廷清明無有欺弊集作外軼揚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  
 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明晦  
 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擇日與群臣序立紫  
 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况其職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  
 率先作詩以稱述集作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効  
 為辭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  
 實錄且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謹冒  
 昧塵獻無任惶悚之至集無此十一字

進撰平蔡州

集作西碑文表憲宗

前人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已集作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



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  
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具所任為愧為恐經旬  
涉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  
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  
品章條灑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一作穆穆充滿天地其載於書  
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  
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誥辭事相稱善并美具  
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  
響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迹俱亡  
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  
太平剗刮羣姦灑掃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  
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不得作著然後可盡能事今詞

學之英所在城

蜀本作森  
浙本作麻

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

之即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

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罪為淺陋顧貪恩侍

集作侍

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

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隨表謹

錄封進無任慙惶怖懼

集作慙  
戰怖之至

柳宗元

進平淮夷雅篇表

憲宗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牒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  
字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  
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興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剗  
之力不得備戎行至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



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  
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務高韓奕蒸人南征北伐  
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鉤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  
之形容與具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佗以雅故也臣伏  
見陛下自即位已集作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之河北今又  
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誠臣不佞然不勝憤踊集作  
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  
吉甫邵集作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  
拜以獻無任兢懼之至臣某誠恐誠懼死罪謹言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

春秋表憲宗 呂溫

臣某言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  
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當集作之本

清至公之源通羣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要集

作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

索隱未周羣仰異同致遠皆泥沒微言於茲蔓亡要旨於多岐

奧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伏惟陛下德合乾坤

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歆以人情為田講學而釋鎮定

皇極耀集作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

志氣窺聖奧仰奉文明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為嚴師

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為益友考左氏之疎密辨公穀之善否

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

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玄首雖白濁

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階集作遇竊以德之匪隣骨肉無應道

苟訴合英華作道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

之苟合非



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臣官忝國學  
思非出位以道集作為家實罪實欺天謹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  
閣門奉進伏候聖旨輕贖宸嚴免爽飛越無任

代百寮進農書表 憲宗

前人

臣某等言臣等伏往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  
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中謝臣聞不愛  
牲玉祈穀于圓立可以致誠未足以勸農集作為勸躬秉耒藉藉田  
於集作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殷天地之和順陰陽  
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行變集作之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  
靡而風行百姓迷其日用弘我政本實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  
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捐金而寶穀菲食而粒人考堯  
典以授時稽禹貢而任土潔粢盛而大事在祀銷劍戟而盡力

為農豐年屢薦於郊歌嘉瑞繼書集作於國史而不自滿假惟

懷永圖每至獻歲載陽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晨正之  
祥經始歲功導揚生德微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  
清親覽奧妙匪崇朝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梓草  
垆土之艱知塞耕熟耘之苦宸心感念剛畝昭蘇一歎而時雨  
先飛三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慙學稼祿過代耕親承務本之  
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親玉燭於氤氳九扈孔脩賀生虛  
於富庶謹繕馮前件書凡十二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閣門奉  
表陳獻以聞

為羽林李景略將軍進射鴈歌表 令孤楚

臣某言臣伏惟皇帝陛下某月日臨御某殿射飛鴈一隻應弦  
而落歡動宮闈武暢環衛中謝臣家世為將揚聲朔野弧矢之



事少嘗習焉每張侯為鵠注鏃而釋期於必中十不一二今則禽飛於青冥之際箭發于倏忽之間一聲劈雲雙翼墜地此皆神授審固靈扶端直以成陛下神武之威也臣才質無取蒙恩深厚脫劔免胄之餘輒思撰射鴈歌一章隨此上獻誠不敢繼抗墜列風雅姑以抒下情宣德附於大武之末而登歌焉無任歡抃忝營之至

進撰江西常大夫遺愛碑文表

宣宗

杜牧

臣某言奉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常丹遺愛碑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思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為懼伏以洪為州府逾於千載集作年言念疲羸常患美華作非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因常丹受朝廷分憂為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見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蕪之灌溉種蒔豐其衣食渤

海潁川之理邵父杜母之恩校之於丹未足為比伏惟皇帝陛

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指

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常丹所集作已效之績

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為碑紀是宜史內署學士西掖

詞臣振發雄文流傳後代至於臣者最為蘇集作明命忽臨

牢讓無路俯仰慙懼神鬼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學但

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常丹在任為理之切事必直書

詞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覩事一作勳彰明人人曉會但

率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授擢宜

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具碑文本謹隨狀封進以聞

史館王相公進和詩表

錢珣

臣某言臣聞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通而若啓源流詩作而自



合律呂伏以陛下道惟恭然稟在文思永圖欲漸於無為睿覽  
且明於多暇因臨丹壑遂躡金繩喜物象之澄清假詠語而放  
曠聲傳天籟韻合霜鍾篇殊黃竹之名辭掩白雲之美臣等逢  
時竊位敢竝常平應詔屬詞文非顏謝徒偶昭融之運獲聞雅  
正之音傾聽不知愧違陵之季子試吹必濫比南郭之先生但  
思叅列輔臣安敢首違聖旨輒同擊壤仰和貫珠誠懷鄭衛之  
慙但感宮商之說星辰自轉難叅旭日之光輦鼓空鳴莫續春  
雷之響其奉和御製五言七言詩二首謹錄進上塵黷聖鑒臣  
無任循省惶越之至

舉薦

薦鮑幾

梁書作表  
機下同

梁元帝

臣某言臣聞皇恩多士反陋所以明敷疇咨熙戴髦所俊以竝

作斯固殷殿初基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玉旌蒲出  
魯賁帛埽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乘正馭  
才沙汰八風澄明六合叶龜登蔓之客日賁於丘園膏馥投釣  
之臣相望於魏闕故以無物無遺室矣振鷺有克庭之謳白駒  
罕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誠識愧知才職非  
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設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之所伏見臣府  
中錄事叅東海鮑幾年五十有七字景玄門庭雍睦立身貞退  
博涉文史頽閑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弘身安平專靜  
解中入仕三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于茲前宰東邑實有二魯  
之風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則伏揆天嚴已當簡在脫蒙顯居  
良局登以清賁將齊毛珩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昔丁  
隈牧州陳顧翟之好禮徐靖為郡薦表與之為學栢範驅傳先



舉管寧朱則剖符亦稱董直臣才非徃哲識愧前修輕塵聽覽  
伏待斧鉞謹奉表

薦顧協表

梁湘東王

即元帝也未為帝時封

臣聞貢王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  
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叅軍吳郡顧協行稱閭里學兼文  
義服膺道素雅量遠安貧專一作字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已志  
不自營年方六十家一作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  
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  
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  
守固無言懼貶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伯一作晉書隱逸韓績傳孔  
愉薦之詔以安車束帛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莛二臣協  
微之韓伯傳無此事實無慙兩士

一作皆梁書顧協傳

為宇文戶部薦隱淪表

樊衡

臣某言臣將使之辰特奉天旨念及逸遺委臣明敷兼恤屢空  
令臣賙給臣謹依制命宣布遐邇承風籍一作籍響隱淪皆出考  
其精尤所得始右伏惟陛下愜徵士之典飾蒲車之儀一作義昭  
示海內令知聖朝有寵賢人之盛臣之報國志願畢矣孰知多  
士盈朝四門已集微臣所奏不動聖衷誠願陛下留意才難願  
求邦本山高惟積不厭高深芻蕘有裨伏希裁擇臣無任邈迫  
之至

自舉表 玄宗

蘇源明

草莽臣某年臣實陋微素乏才業將遂長徃守此無用天鑒孔  
明澤覃幽僻伏奉今年正月五日制詣闕舉不次之私無限於



物豈伊庸菲所當膺荷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密旒宸德  
孚天地忝在草木幸均雷雨朝夕徵命虛受臣偃生卧窮數詎  
知帝力展義介立肆覲羣后得列席人之間不在役夫之上王  
者能事邦家烈光耳未前聞目所畢覩載懷涵育無答造化孰  
謂聖恩曲貸巖壑顧慙庸近何階對敷臣聞明主臨下也務求  
才以自輔量能以自進臣才非令問譽寂鄉黨志尚庸寡理絕  
聞知縣令臣柳國狀臣於編戶之中刺史臣柳絳諭臣以明制  
之意且臣山東一布衣耳在昇平之時徵求之日非自察者難  
審其可苟欲避嚴令發困蒙心靈震越寢寐驚悸無任承恩喜  
躍之至

責躬薦弟表 肅宗

王維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其壽集作能幾何

久竊天官每兢集作慙尸素頃又沒於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

以至今日陛下矜具懦集作愚弱託病彼囚不賜疵瑕累遷省

閣集作閣非昭洗罪累免負惡名在於微臣百姓萬集作足非昔在賊

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即願出家修道及奉聖主伏戀仁

恩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尚忝簪裾昔集作始願屢違

私心自咎臣又聞用不才之士才臣不未賞無功之人功臣不

勸有國大體為政本源非敢論議佗人竊見二字集作竊臣弟

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為國竭力守城臣即陷

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縉前後効集作歷任所在著

聲臣忝職甚多曾無裨益臣政不如弟二也臣頃負累集作繫

在三司縉上表祈哀請代臣罪臣之於縉一無優恤集作憂臣義

不如弟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科衆推才名素在臣上臣小言



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弟四也縉言不忤物行不尚人相性  
謙和執心平垣集作直臣無度量實自空悚臣德不如弟五也臣  
之五短弟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為政顧臣謬官華省而弟遠  
守方州外愧其集作妙賢內慙比義痛心疾首以日為年臣又逼  
近縣車朝暮入地聞然孤獨迴無子孫弟之與臣更相為命兩  
人又俱白首一別恐隔黃泉儻得同居相視而沒泯滅之際集作廷鬼  
鬼有依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賜弟散職令在朝行集作廷臣  
當善行齊心弟自竭誠盡節並願肝腦塗地殞越為期蔡藿之  
心庶知向日犬馬之意何足動天不勝私情懇迫之至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

德宗

柳宗元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多集作大方擇善而舉明王之要  
道况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所集作深切是敢竭

遇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弱儀弘輔理化臣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竊見新授其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體  
敏一作幹而甚文求之後未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副使以諒為  
巡官未及薦聞至一作去某月日荆南奏官勅下今見赴本道諒  
實固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  
備獻納冀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  
緩蔽賢之罰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舉前池州刺史張嚴

一作嚴

自代表

德宗

李冉

臣某言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條諸州刺史授訖於四方  
館上表讓一人自代者前池州刺史張嚴苦節立身直躬激俗  
潔廉惠愛特異常流自軍興已未職役繁重江淮百姓多有流  
亡張嚴在任三年闢田加戶頃因公坐法至死官在理可容原



情堪錄臣當州自定兩稅已來距今四歲戶口減省差科日增  
臣無政能坐待顛躓使嚴代處必有成功伏望大恩遂臣誠請  
無任悃款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一

登仕郎胡

柯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二

表六十

進祥瑞

齊王進白兔表一首

齊王進倉鳥表一首

齊王進赤省表一首

為杭州刺史崔元將獻綠毛龜表一首

為司農卿宗晉卿進赤箭山鵲表一首

為鳳閣侍郎進牝牛一頭額上萬字蒙賜馬一疋表一首

為鳳閣侍郎李元素進冬楹表一首

為留守奏慶山醴泉表一首 為留守奏羊乳廩表一首

為留守奏嘉禾表一首 進鬪羊表一首

為李北海作進芝草表一首

為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一首



進文馬表一首

為崔中丞進白鼠表一首

廬州進嘉禾表一首

進異馬駒表一首

為太原李說尚書進白兔表一首

齊王進白兔表

庾信

臣聞與國欲遠則玉虎晨鳴轍迹方開則銀麈入貢伏惟陛下  
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動天地闕威移地軸是以風煙昭燭毛  
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用綏邊鄙轅門所屆始  
次熊山前茅慮無乃獲曰白兔光鮮越雉色麗秦孤月德符徵  
金精表瑞呈祥輿頌効異披圖尊敬之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  
臣之龔行實從東略瑞以素質彌雄西氣度稟承廟筭方事申  
威揄代偃齊分韓裂趙不任鳧藻踊躍之情云云

齊王進倉鳥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闡霸圖下建章之鵠一作鶴猶調  
和氣况乃虞庭告瑞姬社呈祥咸高識補之心實貴能仁之性  
伏惟皇帝陛下德教百姓孝刑一作刑於四海攝提從紀天下文明  
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精臣去月三十日  
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內見一倉鳥林  
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即召儀同某甲等  
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孝慈之感理宜歸瑞秘圖書祥帝冊  
光至德取效升平無令赤鳳留止偏為瘞玉之歌玄鶴徘徊獨  
擅銜珠之舞

齊王進赤雀表

前人

臣某等言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建章鵠一作鶴下猶明漢德  
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啟瑞伏惟皇帝



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曆象日月允釐百工海水無波天星  
一作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參軍李暉牒稱戶屬秦  
州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村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  
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按赤  
雀銜書止於鄴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即事所覩同符合紱實  
可圖形瑞譖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一作雲中太  
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覩休徵情  
迫恒慶不任鳧藻之至

為杭州刺史崔元將獻錄毛龜表武李嶠

臣某言臣聞五氣殊方元龜列於玄武四靈異稟神奏遊於紫  
泉用能藏往知來發祥祐聖大禹之永終天祿文薦九疇隆姬  
之乃命帝庭兆成三吉永言秘寶錄存縑簡伏推金輪聖神皇

帝陛下蘊靈沙叔屈道璿樞推正覺而御彝倫弘大非而撫群  
俗雲行雨施之澤下漏三泉春生夏長之人曲成萬物恩泊草  
木惠覃飛走天澤感氣而迤和神靈應德而呈瑞伏見所部錢  
塘縣人聶幹於市內水中獲毛龜一枚修尾長頭玄甲綠毛名  
掩於楚宗狀奇於靈繹雖六眸在首未足尚其禎祥五色成文  
詎能齊其詭異伏叢蒼而自久下芳蓮而慙出羨兼曠代休踰  
羣祉謹披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澤湛漬漁獵從時則靈龜出  
禮含文嘉曰內外之制各得其宜則山澤出靈龜陛下解網收  
咎弘天地之大德創制改物窮帝王之能事宜其膺受冥貺克  
享珍符且宜有十朋表賢才之入用壽踰千祀彰聖曆之無彊  
嘉祉不召而自臻乾象無祈一作而潛應臣謬當重寄親奉洪  
休靈異爰臻既駭於常觀抃舞胥屬實兼於恒品慶任無躍之至



為司農卿宗晉卿進赤菴山鵲表

前人

臣晉卿言昨於宿羽亭子園內提得菴山鵲一枚其鳥有三足中足有五指近人相託瓜上有毛儀觀非常精彩特異雖貌在禽類而名高羽族鮮毛孕碧勁翮含丹三足呈休與黔鳥而比孝五指為瑞共白麟而同德填河未足方其美統樹無以儷其珍故使綠衣翠襟羞言辯惠藻翰錦臆憚稱竒偉將明天子之德遂入虞人之羅自非眷感潛通楨符顯應豈能使殊祥畢湊異物咸臻曠千古而難逢超百玉而獨異臣謬叅簪笏忝列葭莩抃躍之情實倍恒品無任喜慶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其山鵲謹隨表同進

為鳳閣李侍郎進瑞牛一頭額上有萬字

前人

臣某言臣昨輕率愚陋進瑞牛一頭今蒙恩賜馬一疋伏惟陛下道超萬古化穆三神故得天壤薦成幽明歸奉植物動類變形質而呈休羽族毛羣革音容而表貺萬為盈數化成於大武之元物者粹文煥炳於純離之畜斯乃自天靈命曠代殊祥實上聖之元符在微臣而何力猥蒙宸獎曲被皇慈移滅沒於帝閑降權竒於御阜漢宮流緒遂出於玉臺軒后飛黃俯回於馳道一作豈直衣冠同羨固亦妻子相驚臣亦何人冒斯殊寵惟當附茲驥尾希自勵於疲駑託此龍媒庶長承於馳第無任悚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為鳳閣侍郎李元素進冬榘表 前人

臣某言聞京兆萬年縣大寧坊宅內有桑樹一株暮秋生子初冬榘熟今謹取得專輒奉進伏惟陛下惠覃區寓仁泊草木故



得神蠶之樹發秀於寒露之辰帝女之林結實於繁霜之下出於萬年之界彰一人萬歲之符生自大寧之坊表羣生大安之慶鳴鴉已革見夷貊之懷音絲璽行豐知府藏之逾實殊禎祥委絕既仍臻凡在含生孰不祚慶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留守奏慶山醴泉表武后

張說

臣某言臣聞至德洞微天監不遠休街秘景時和則見是知綿代曠曆慶謀祥經帝王有以感之符神靈無虛出集作之瑞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玄象弘濟蒼吐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挫風紀月之草列時於階厨儀蕭銜錄之禽相鳴於戶閣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貺泉

源表玄德之潛通顯黃祇之昭報臣去

集作

六月二十五日得

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伏稱去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

山見醴泉出臣謹差司戶

集作

參軍孫履直對山側

集作百姓

檢問得狀其山平地湧拔周回數里列置三峯齊高百仞山見

之日天青如雲

集作晴無雲

異雷雨

集作雲非

之遷徙非崖岸之騫震

欵爾隆崇巍然葱鬱阡陌如舊草樹不移驗益地之祥圖知太

一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浦

各深文餘廣百步味色甘潔時異常泉比仙漿於軒后均於疾

愈漢大臣謹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臣又按白武

通曰醴泉者美泉也可以養老常出於京師禮斗威儀曰人君

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涌潛潭

集作

潭字巴曰君臣和德道度

叶中則醴泉出臣竊以五行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



土為宮君之義也水為智土為信集作仁水伏於土臣之道也水

相於金子之佐也今土以月王而高水從土制而靜天意若曰

毋王君尊良臣善相仁化智理德茂時平之應也臣又以山為

鎮國集作鎮水實利人縣有萬年之名山得三仙之類此蓋金契

與集作景福寶祚昌圖邦固不移之基君求無疆之壽自永昌之

後迄于集作茲辰地寶屢昇神山再聳未若連巖結慶並集作疏

其犀瑞同區二美齊舉高視今古集作曾無擬議信可以紀元

立號薦廟登郊彰賁德齡愉衍萬宇臣辱司京尹忝寄留臺牧

西土集作之疲人荷東蕃之餘寵游泳鴻露集作震悚明神禧

祉有歸集作神禧嘉集作光啓茲部喜覩殊觀實百恒流踊躍一隅

馳誠雙關伏請宣付史館頒示朝廷無任鳧藻之至謹遣謀官

進圖奉進

為留守奏羊乳慶表 武后

前人

臣某言臣聞靈感無方每先時以見象神監集作不昧必憑物

以示人有德着而休歸或祥來而事應伏惟天策金輪聖神皇

帝陛下端冕馭天舞干柔遠南越瑞貢久通譚而歸仁西域奇

山近隨方而應聖臣今日集作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因忠狀送

新出慶山下殺牝羊乳慶麋一頭狎優因依動息隨變如生集作

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臣聞異物集作相育外

方慕化之銜野畜自馴荒服未王之兆必有遠夷解辦歡心百

獸之庭獷俗懷音稽首三朝集作稽首之會臣言可驗翹足是期

昔馬或生羊易占得人安之體犬時養飛天鏡顯代康之文授

此比蹤實為同貫况復晨飲醴浦夕下靈山翳仙杏之奇花拾

嘉禾之餘穗羊禎甚玉慶慶踰集作銀晦朔未移祥符累集福



應之盛今集作前古未聞臣忝尹京都屢薦嘉瑞慶抃集作抃之至  
兼倍恒流謹差某官奉表隨進

為流守奏嘉禾表武后

前人

臣某言臣聞天聽自人身和在德代非乏瑞罕遇開集作文泰之  
期福不虛徵必俟休明之主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仁覆  
靈孝理四海功莫集作國高於遵祖道莫大於配天嚴備禮崇肅  
宗祀秩百王之禮兼六代之樂恩集作化溢膠庠訓優更老政每  
先於帝籍役不紊集作奪於農時嘉氣橫游集作浮祥風紛灑騰文  
煇色九光連合於真明逸輩殊倫集作輦殊輪百寶駢滋於動值臣  
今日日奉進旨集作止告望鳳臺慶山醴泉之瑞其日於山陵東  
三字集作東山栢城內得嘉禾一本臣初見衆苗亘壟香穎垂秋嘉玩  
集作繁滋欲觀成集作穉粒左右無識折以呈異其綠葉緩舒葱

芒壁秀熟視竒狀乃知嘉祥下則異畝合莖上又同連集作雙

穗昔雍熙之代政理集作理之君雖導出應時而生不擇地未有

託根神域彰李德之能深吐秀壽宮助榮盛之豐潔此蓋膺誠

通感靈集作天祐降祥中古以來未睹斯美臣籍慶宗枝久沐星

潢之潤躬持瑞穎預奉天保之符抃悅之誠倍兼恒品

進關羊表玄宗

前人

臣某言臣聞勇士冠鷄武夫戴鶡推情率類獲此關羊遠生越

嶽蓄情剗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

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鳥無遁材獸不藏伎如蒙効

竒靈圃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繫古疾切若

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毅見

而衝冠驚恨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



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闕不鮮立有死者所賴一作願至仁無殘  
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駙馬都尉均謹詣金  
關舊唐書明臣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為李北海作進芝草表玄宗

蕭頴士

臣某言臣聞郊祀盡敬築盛豐潔則天降休祉地生靈芝大哉  
斯元和正氣有感而昭敷者爾古先哲后所由盡心臣本郎道  
學講堂中梁有芝英產見六莖共本正向堂門素色純淨流輝  
棟宇臣遐考曩曆旁窺瑞謀多矣至若神爵九枝青龍三幹菌  
蠢池禦歲旒旬服猶復登諸宗廟被以頌聲又况極道德之至  
精鑠玄元之景命超漢軼魏光圖掩謀之秘瑞伏惟開元天寶  
聖文神武皇帝陛下大孝尊先玄功兆物真清宮於郡國驅赤  
縣於人壽天弗遣而寶曆重昌瑞有答而金莖一作美特秀觀其

審曲面勢負陰抱陽當九月而生聿符陽數挺六莖之表暹叶  
樂章昭聖柝於天長返皇風於古姑加之水霞奪色緇塵不染  
迎曉日而相鮮與秋雲一作空而共潔雖復晨敷者五兢爽於丹

田歲秀者三耀榮於玄圃以茲視彼奚其瑣碎臣姓忝宗枝任  
叨藩首一作字揚吹萬化之頽稟陶鈞聳倍百之情寧忘肺腑

為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玄宗前人

臣某言臣聞在昔上皇之御極也則玄有助嘉祥必臻故升中  
於天而四靈一作靈是格若夫出洛登壇青文丹甲之瑞王霸以  
降遼哉復乎不可得而聞已然然其緬邈郊藪威夷簡牒與時  
而升降者亦徃徃而存未有玄道德之純粹闡祖宗之休命俛  
視千載潛通百靈允符秘祉若今之盛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至  
誠允迪懸解自裏神有契而斯輔道惟深而不測故錙銖繫表



寤寐胥庭七曜乖文則玄玄一作元焯叙千秋表節則綠錯未儀  
以今月某日所部江都縣崇虛觀講聖注道德經於玄元皇帝  
座隅有毛龜出見翠一作羣毫金介爍曰霏煙迹殊生育未緣感  
召應陛下長靈之期符先聖谷神之妙知未藏往實見于茲休  
徵威集万方幸甚手舞足蹈倍百怕情無任喜悅之至謹奉表  
以聞

進文馬表

李邕

臣某言臣聞禽獸殊祥卉木奇狀自古者疑也必有應焉伏惟  
陛下德合天地道通神明天物所以未神物所以見且麟者仁  
獸主仁者則呈馬者文身居文者即一作降曾是上叶尊號下  
報太平也觀夫豹蔚文龍章助聖書籍所未載耳目所未聞即  
知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物臣不勝抃躍欣慶之至謹遣某官

馳表奉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為崔中丞進白鼠表

李丹

臣某言以今月某日於所部宣城縣謝亭鄉百姓姚德家獲白  
鼠一素毛毳然淨若冰雪體貌閑暇異於其倫臣為一作謂白者

少陰之色也鼠者陰姦之象矣以晝伏夜動會於禿墻之姿而乃稟金方  
之正色投籠檻以馴擾此蓋小人革性之瑞西戎授首之符臣

某中謝

臣又聞白武白鼠皆金行之祥也且獸之大者莫勇於

武獸之小者莫怯於鼠前志有之曰用之則如武不用則如鼠  
則武之與鼠其類之極乎臣遇以為天之意者又以鼠警陛下  
耳夫犬戎猾夏者乘金方冷氣也陛下若臨之以律防之以時  
則雖強如武將弱如鼠矣陛下若臨之失律防之後時則雖弱  
如鼠將強如武矣今犬戎未滅秋律始行伏願陛下鑒上天之



炯誠納微臣之芻詞考金行從革之儀徵武鼠強弱之勢則當西極月窟率耒王矣况夫蠢耳犬戎乎無任

廬州進嘉禾表

符載

臣某言得廬州刺史裴靖狀稱巢縣百姓唐海喪廬墓手自耕植以備祠祭無何於粟田之中輒產嘉禾一本六穗一本五穗即時差錄事參軍朱寧考驗事狀明白臣聞感天地者存乎誠通乎明者極於孝蘊而為精粹發而為禎祥上玄與之獻酬后土為之泄露故使騰芳高隴擢穎清秋冠九穀之英增大田之藹藹此皆陛下聖德茂鴻化洽名教立風俗原生人之内有淳孝靈瑞之下有嘉禾邁風烈於前王煥丹青於唐史不然何幽贊玄答其若是乎臣猥以鈍劣祗守風土宣陛下之恩澤撫陛下之庶眚觀茲盛美光榮耳目不勝歡抃踊躍之至

進異馬駒表

令孤楚

臣某言得當道征馬使穆林狀稱忻州定襄縣王進封村界去五月十二日夜孳化一作生馬羣内異駒一疋白駒父馬畫圖送

到者臣謹差虞候辛峻專往考驗并毋取到太原府而毛色變換與青騮色駝頭跌額紅罩内駿尾上茸毛額帶星及旋肋骨左右各十八枝四蹄青两眼黑續得穆林狀稱當生之夜羣馬皆嘶靈質炳然休徵備矣臣某中謝臣聞馬之精也自天而降馬之功也行地無疆是以武籍其威文榮其德謹案馬經云助數十六者行千里伏惟陛下掘負圖之瑞惣服阜之靈異物殊祥蔚然叢集臣觀前件駒靈表挺特權姿逸異頸昂昂而鳳顧尾宛宛以虬蟠信坤元之利貞誠太一之玄貺自將到府便麗于宮每飲以清池牧于芳草則彌日翹立驅之不前及長風時



未微雨新霽輒驤百奔騁追之莫及臣某恒親雀視專遣柔訓  
儻駿骨峯生竒毛日就獲登華廐備屬車遠齊飛兔之名上  
奉應龍之馭天下大慶微臣至願見今養飼至秋中即專進獻  
伏惟陛下兼愛好奇想其風彩今謹圖畫隨表上進伏乞聖恩  
宣付史官俾此丕烈垂于無窮臣無任

為太原李說尚書進白兔表 見六百四十一卷進貢門前人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三

表六十一

雜進奉 此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一首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一首

為僧履空進圖書古器物等表一首

為蜀州刺史第八息進雲母粉表一首

代崖大夫進銅燈樹表一首 進佛像表一首

進渾儀表一首 為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一首

進畫松竹圖表一首

為進安王進寫聖容真圖表一首

齊賓客進所賜馬表一首 修進繼天誕聖樂表一首

進嶺南王館市舶使完圖表一首



上禮食

為降州刺史孔禎等上獻食表一首

為納言姚璿等上禮食表一首

為定王上禮食表一首

為魏王賀賊師李盡滅死及新殿成上禮食表一首

為建安郡王獻表一首 皇太子上食表一首

為常將軍請上禮食表一首

雜進奉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也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用測度陰陽悅象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懸象履文昌而建極曰環表

讓德之符玄珪告成之瑞大階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見千年

山稱萬歲伏見勅旨邗正音律平章曆象春黃鍾而調大呂變

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踈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

是以聞鍾於洛浦即辨聲垂聽鐸於卬鄗先知響韻二分二至

行於司曆之官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

化被風俗平分寒暑豈真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

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製其禮下習其

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

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

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

事輕般倬慮淺不足展乎成均增輝度量齋器奉表以聞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武后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群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謹山澤以禦魑魅厥後嗣子昏回一作詞鼎遷于商夏之寶也祀不足徵殷既有

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

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發睪上列太廟序明當

克昭明一作非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

飲食故先王之制日奉九鼎蓋筠藥淳熬滄瀘一作登膏餌御九

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比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

銘臣竊見九州攸同迺述九號夫求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

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開也禮曰觀禪玄

享一作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冀儲德也東源底平所

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義一作鎮所以制

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過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宗掄衍鴻休

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一有有慙二字

歌誦慚一作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汗流其

九鼎銘謹遣某官奉表以聞八字一作謹敢列鼎以謹遣某官奉表一聞

一作皆唐文粹

為僧履空進圖書古器物等表

閻立均

僧履空幸沐國恩謬齒和衆雖居隣壤志尚幽古札誦之餘每

得披玩前件真迹書及圖書古物等積集既久衆推豈異竒豈

下僧蒙鄙之資所得自畜如將服用必是保衛聖躬謹因括圖

使臣某輒附進上奉表以聞塵黷旒宸伏增戰灼之至

為蜀州刺史第八息進雲母粉表武后前人

臣某言伏按雲母者千二百玉石之精也七十二氣霧之英體

華而光不為水毀不為火燬夫萬物之精者神氣所會未有不



化神而能長久者也是以服食者則翱翔自在役使百靈臣肌  
性虛羸小嬰疾故務求攝理驗討方書品丹石之名徵草物之  
氣前聖所錄粗知其體即味消邪厲力輔神年類非難得之珍  
價無兼金之重觸疾則愈莫若茲物伏惟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陛下福德所符天作悠久豈假上藥方固南山然一日萬機或  
煩聖慮色力營衛一作微必有相資臣從西山野人得其良者某  
色多白乃是一作是名雲液臣不揆拙昧輒採古仙要方量事施藝  
翦棄麤類收聚輕英開潔清之所遠淹穢之迹浸以茅露兆以  
東流曠日彌時然後功就果得光潤融爛質理研微試之柔膚  
隨手化滅皆云所見未始相侔臣意其精殊儻涉露秘豈以凡  
妄所敢食嘗謹詣朝堂敢冒死封進伏希陛下兼愛博物受其  
區區不以凡人忽棄神寶無任下情

代崔大夫進銅燈樹表

薛昇

臣伏見兵伐已未紊亂法度小有權位即為僭奢殫物竭財務  
資嗜欲故俗無廉恥政有浸漁自陛下蕩穢滌鞅躬儉節用漸  
清遠邇靡然從風夫以京邑翼翼四方取則故曰城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肩四方且半額伏願陛下日慎一日使  
美化行乎萬邦失先近以及遠自家而及國王文所以造周也  
臣竊以所造燈樹匠人計料用錢四萬貫道路運致又約一萬  
貫百姓辛苦將辦實難况揚州到上都三千餘里州縣所過人  
皆見之未審此物欲將何用若聖意別有所在即非愚臣合知  
或有因時施設使夷夏共覩愚臣竊謂有力者愛而効之侈心  
又萌何可復制非抑奢從儉敦本塞末之道也昔漢文罷露臺  
之役晉武楚夏翟之裘豈徒惜一女之功愛十家之產焚而罷



之蓋欲慎所好而使天下知所焚疑矣書之青史千載美談令  
陛下嚮明之理美事多矣宜更昭儉德以示四方不執不物明  
王所慎臣叨居重位師長百寮心有所疑敢不聞奏伏惟聖鑒  
裁擇臣某無任

進佛像表

張說

臣某言去年行塞至朔州忍辱尼寺見有高祖太宗造金像銀  
跌刻題尊號集作彼州士女屢覩佛光臣墾思聖心如尺  
伏以皇帝事業遠存荒塞極極溺救焚身勤慮苦歸誠佛寶何  
神不據信知功遍區域澤周生人心憑神集作靈躬履危險故  
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後嗣聖人欽承天寶當思積德而興帝國  
系本艱難而事成業二句集作當思系本艱難先聖一心奉佛  
者蓋為百姓求福也陛下為繼文之主寶創業之功再廓氛祲

重安廟杜垂統萬億同符祖宗夫惟興王必籍佐命咸有一德  
克享天心書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人  
惟人歸于一德功臣同德可不念哉物有小而感深事有微而  
効集作遠臣謹將金像隨表奉謹

進渾儀表玄宗

前人

臣某言臣聞迺日授時莫先於曆像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  
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不  
集作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尊集作典  
集作虞舜在璿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勅造游

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承集作恩旨更立渾

儀臣等準勅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  
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



能運行事非經久旋即一作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圖

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亦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

轉集作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

月令得運行每天專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水一作

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

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鍾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

鼓每一辰則然撞鍾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閉鎖相持

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兆其數

分至集作不能隱其時究地之回幹集作極乾坤之變化斯皆

上稟聖謨集作傍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

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昭前古無任懇懇之極謹隨表奉進

以聞臣某誠惶誠懼

為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肅宗

獨孤及

臣某言臣仕於太上聖皇之朝早蒙寵秩位至剖竹任兼干城

摩頂至踵皆聖皇所錫陛下又不以臣菲薄加臣憲威殊私降

臨榮命重疊臣頃雖罄誠竭節竟未能夷凶靜難思所以仰酬

天造緬邈無陞以去年五月五日於淮陽鑄上件鏡款獻之行

在為聖皇壽冀申犬馬之意臣子之心屬豺狼方熾道路艱阻

墜願空積上達無由今宸極正而乾坤貞觀氛務集作驚塵收而日

月開即當白露戒序之秋是黃河澄清之日臣幸逢佳節願展

微誠謹遣某官乙進上件二鏡一獻聖皇一獻陛下輒以愚懇

上黷聖聰集作臣伏以聖皇執契垂化有如金玉之式陛下

時乘馭天駟飛龍於國步臣故以金龍飾以表聖德伏冀纖塵



莫翳即鑿長縣桂仙臺而如日之昇含品物而無私不照而臣之肝膽亦庶呈於此輕瀆宸宸戰越交深臣無任

進畫松竹圖

德宗四月十九日生

于邵

臣某言伏以今月十九日累聖儲休之日陛下降誕之辰聲教所加舟車所至固將駿奔大慶鼓無升平膽比極而効誠匝南山而獻壽臣輒率鄙思繪松竹圖一面并陳贊頌願躋聖祚伏貢闕庭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嗣聖居業統天掘圖奄宅九圖光承丕構玄元敷道須有發明高祖造邦義資纂大故得上天垂慶八葉騰輝誕神聖於正陽統清明於玄昊既徵下武將付中興非徒履迹之祥實叶統樞之異况臣特受榮遇思効微誠撰獻珍竒則珪璋有可玷之理馳奉章疏則文字非陳贊之儀故臣常於禮歎松栢有心之姿詢於詩仰松栢一作植栢茂

之興則如一作知謹其不朽豈疑著前聞載微纖微爰有叢竹節雖謝於穎拔操亦迫於歲寒故臣輒繪長竹佐之修竹辨之位則松可君於竹掄其材則卑可奉於尊然松竹木中特最為有壽衆材槎卉而翠蓋方成暮霞飄零而繁枝益茂輒所賦形像外移色毫端敢借堅貞之姿願增天地之壽况輕雲瑞氣必呈證聖之祥玄鶴仙禽每舉冲天之翼臣所以緣義况壽出幽入微不散氣氲之容同成俯仰之勢徵畫圖之旨誠慙創物求比興之義庶近愛君不勝區區之極其松竹圖并頌敢冒陳獻無任戰灼之至

為信安王進聖容真圖表

呂溫

臣某言臣一作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軍之衆備六田之禮戎卒是訓威武載揚屬草淺獸肥霜清氣殺詔



虞人以即鹿命荆州而起鳥陞下親御孤失紆駕林衡曾不合  
圖取其皆者雖有逸羣之狡走險之挺而飛黃騁轡縈拂如組  
綠沉縱鏑宛轉若伏一作必命中於前皆應弦而絕倒其餘變  
態不測神妙無方非臣罄言所能模狀既而備獻禽之禮虔薦  
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此外郊獲畢賦懿親兼禁羽騎無  
犯宿麥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允洽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武  
和階亦紀功於猛獸周文差擬將比義於非熊臣忝籍宗枝幸  
陪鑒輅竊覩神武冠絕古今以為載之空言不若圖之繪事向  
所述聖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遠而丹青莫擬徒極愚思庶存萬  
一謹錄上陳獻伏深戰汗請宣付史館

齊賓客相公進所賜馬表

德宗

權德輿

臣某言臣頃待罪中樞特蒙睿渥既切維鷄之刺又叨錫馬之

榮憂在忝曠積成疾瘵聖慈全貸尚列師賓見矜集作禍過之

災猶積喜中之懼况茲天驥自御閑實有代勞之功且期致遠

之用特優賜與以寵宰司臣自改官即合進納而心力衰耗晦

明纏綿筋骸自便惟在床衽視聽所知不過湯藥沉痾餘息有

異常人平居故事皆所廢忘頃年愧懼已切於負乘今日稽留

自疑於奪魄因緣尸素積累罪辜踈愚昧瞽殞越無地謹隨表

奉進無任惶恐震懼之至臣某頓首謹言

貞元十九年閏二月二十三日

脩進繼天誕聖樂表

德宗貞元十二年

王虔休

臣某言臣聞於師夫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樂以知樂審樂以

知政治唐諱道備矣故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

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磬云乎哉伏惟皇帝陛下繼明御極

理定成功則星之度以授人時酌昊穹之心以為政本五行隨



其用捨九有荷其陶鈞鳥獸魚鼈無不咸若伏見玄宗時天長  
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歡娛稱萬壽之無彊樂一人之有  
慶故能追堯接舜邁禹踰湯自周以一作已後不復議矣臣竊以  
陛下降誕之辰未有惟新之曲惟大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  
宣於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才頑昧思所祖述  
每私歌竊抃忘寢與食矣適遇有知音與臣論及樂章探微願  
奧窮理盡情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典大抵以宮為調表五  
音之奉君也以上為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  
四氣而足成一氣也每遍十六拍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  
冀與雲門咸池永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同薦於宮懸不雜滌滯  
之聲先協中和之頌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  
播於薰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疑其所造曲譜謹同

封進

進嶺南館玉市船使院圖表

臣某言臣聞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  
生也聖恩以臣謹聲教固物情嚴為防禁以尊其生由是梯山  
航海歲末中國鎮安殊俗皆稟眷圖伏以承前雖有命使之名  
而無責成之實但拱手監臨犬略略而已素無簿書不恆其所自  
臣親承聖旨革刻前弊御府珍貢歸臣有司則郡國之外職臣  
所理敢回天造出臣匪躬近得海陽舊館前臨廣江大檻飛軒  
高明式叙崇其棟宇辨其名物陸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戴天  
捧日見聖人一家之為貴窮祥極瑞知天子萬方之司存今年  
波斯古邏本國二舶順風而至亦云諸蕃君長遠慕皇風寶舶  
荐臻倍於恒數臣奉宣皇化臨而存之除供進備物之外並任



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子人公私之間一無所闕車徒  
相望城府洞開於是人人自為家給戶足而不知其然况北戶  
之屏顏南溟之睚眦國異俗泰而安宅生振忘歸而樂業百寶  
叢貨固黷於人心郡瑞効靈顧懷於天憲臣謬專任重啓處不  
遑供國之誠庶有恒制海門之外隱若敵國海門之內宜知一作和  
變風後述職於此者但資忠履信守而勿失不刊之典貽厥將  
耒聖恩以軍府交代之際委臣在鎮不獲捧圖陳薦拜舞天庭  
無任感戀慙惶之至

上禮食

為絳州刺史孔禎等上獻食表

武后

李嶠

臣禎等言臣聞式宴為歡易著需雲之象晡陽展敬時有湛露  
之歆伏惟金輪聖人皇帝陛下功掩大千化高明一憑五乘而  
馭羣品秉六度而弘萬機俯順人心仰膺佛記尊名大號與日  
月而齊光凱澤歡醑共雷雨而俱作舞詠溢於三界聲明殷乎  
四天臣等備守外藩幸欣入計瞻衢路而躑躅望闕庭而悚踴  
歡情未展空思側弁之娛聖造不貲仍賜合醜之禮三元告  
萬品惟新陽進而君道載昌景運而聖壽彌固具寮稱賀率土  
欣同願申在藻之心輒効獻芹之志謹上禮食五一 饗具如別  
狀和殊九沸美異八珍有慙殷鼎之滋豈益堯厨之膳輕薦蔬  
菲追增悚怍臣禎等誠惶誠恐

為納言姚璿等上禮食表

臣某等言伏以壇場既畢文物惟新寰區被雷雨之恩宴樂動  
雲尺之曲玄髻黃髮式舞遍於康衢車馬衣冠追賞窮於勝境  
瞻鳳闈而列鼎抗龜浦而開筵風光滿佳麗之城烟霧上神仙



之閣傾壘側萃盡百辟之歡娛伏檻憑軒 延九霄之眺矚五  
日開十旬之賞千齡逢萬歲之期固以慶軼朝門一作抃深天  
造無任喜躍之甚謹上禮食若干饗不恥獻芹之陋方期在藻  
之歡旋顧顧單菲追增悚忤

為定王上禮食表

前人

臣某言伏惟陛下至德動天深仁被物光輝格乎上下神化行  
乎中外故能使明祇叶贊景貺駢臻承靈命於九玄錫禎圖於  
萬祀高秋在律重九御辰陳法駕而展皇儀升紫壇而奠蒼璧  
欽告類之典盡祇敬之容咸秩羣神允釐百福然後王鑿回軫  
金鉞戒途發雷雨之恩私展雲天之宴樂百寮簪笏承愷悌而  
沐沉潛四海氓黎欣復除而荷貸瑤圖載承鼎命惟新抃舞同  
於十方歡娛邁於千古臣謬當維翰天屬葭莩敢申慶躍之情  
願奉宴私之澤謹上禮食若干饗野人何識徒致誠於獻并天  
將曲成儻歡於在藻無任區區之至謹昧死奉表以聞誠歡誠  
喜頓首頓首

為魏王梁王賀賊師李盡滅死及新殿成上禮食表

前人

臣承嗣等言伏見逆賊盡滅未誅先斃叛奚部落不守自降或  
貫盈而亡或懾懼而伏行從除殄不勝慶快臣承嗣等中賀臣  
聞違逆助順穹昊所以照臨振遠懷荒邦家所以底定蠢茲豺  
虺憬彼犬羊稱亂白山度劉滄海豈徒石砮楛矢式過於天朝  
故亦桑弧鐵衣憑陵於邊朔陛下乃睠愚悖情深遵養聊用七  
旬之舞未加一作五戒之罰雖 大聖之德恒存於好生而冥  
祇之心有切於除害驅桃都之厲鬼勦檀石之妖魅不資舉網



之勤而長鯨以睶無假合圖之費而封豕先屠有之以神道之  
難誣有以見天心之不遠元凶既覆餘孽旋殲畏戒者靡胤而  
离心懷惠者鴈行而革面毳幘連路氈裘成市與夫姬得瑞頴  
期越裳於累年漢獲駢柯俟匈奴於後歲若期而已也方傾巢  
而盡落佇匣刃而藏鋒自非眷感潛通靈符叶贊豈能使天地  
假手幽顯同心及有秩之方諳屬斯干之肇獻上棟下宇儲百  
福而擁神休開陽闔陰積千祥而宜聖壽配南山而求固與北  
極而長尊仙聖所以安居黎元由其式抃臣等幸逢昌運叨延  
嘉獎喜遐陬之霧廓且覲歸牛欣大厦之天臨方同賀雀願奉  
需雲之慶思承湛露之歡無任區區之誠謹上禮食若干饗蘋  
羞何有希陳上帝之遙芻豢非珍遂同野人之獻旋顧單菲追  
增悚怍謹隨表進奉以聞臣承嗣等誠歡誠喜頌首頌首

為建安郡王獻食表

陳子昂

臣某言謬籍葭莩叨榮圭杜統戎出塞違鳳宸而逾年班師入  
朝拜鸞闈而有日策勲飲至頰承湛露之恩獻壽奉觴未伸行  
遼之薦所以白茅微籍願享於鈞臺黃汗菲誠思奉於瑤水謹  
輒獻食一百饗伏知金鷄一作雄瑞鼎盈上帝之珍羞玉女行厨  
盡群仙之品味以茲菲薄有陋蘋蘩多慙在藻之歡竊希集作有  
獻芹之志所願皇慈俯納丹慙獲申天子萬年永慶南山之壽  
微臣百拜求一作長承北極之恩無任誠懇之至

皇太子上食表

臣某言伏見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嘉辰降嬪公族詩人之  
作下嫁於諸侯易象之興中行於歸妹又臣銅樓再暢常荷蔭  
於中慈金屋相驚忽承恩於內輔周官典瑞傍稽聘女之儀晉



朝加璽蕪採納妃之制聖懷感慰皇澤霑濡願垂扶木之光俯  
遂其芹之請謹上禮食若干饗如列尊師四學雖有謝於温文  
問豎三朝竊無違於視膳謹遣其奉表以聞

為常將軍請上禮食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坤德承天所以曲成萬類陰靈配日所以蕪燭四  
方故媯水佐虞塗山翼夏殷之興也有莘光其業姬之盛也太  
姒贊其功用能家道一國王風茲始伏惟陛下睿知神武文思  
聰明光復丕基惟新寶運包渥元而建極體造化而開階流行  
日用而不知含氣風從而自樂皇后坤樞發祉軒宮正位黃雲  
不散白氣叢流玉璽載耀椒塗以峻洛書疇能諭其懿河圖不  
足紀其靈外理克和內德惟茂臣濫逢明聖忝當姻戚榮寵被  
於門庭光耀生於道路西京六族在昔何優東國七家方今未

重魚鼈咸若在品物而同歡鳥獸率舞顧微臣而倍躍臣聞飲  
食之禮聖賢所貴以奉君人以親宗一作九族敢因斯義輒罄單  
誠特望時降特恩聽臣上禮雖玉雍食珍味固無假於獻芹而  
臣下微心寔有同於傾藿瞻言抃喙伏佇矜遂無任悃欵踴躍  
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伏聽勅旨

此篇元誤編在六百七卷雜上請門今移于此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四

表六十二

邊防一

出師表一首

請罷姚州屯戍表一首

為喬補闕論突厥表一首

諫鑿駕親征表二首

為清邊大總管建安王奏失利表一首

幽州論戎事表一首

并州論邊事表一首

出師表

後魏

高歡

晉泰元年

臣某言故天柱大將軍榮授立聖明中興寶曆而屠戮衣冠升  
降自已其動雖大厥咎亦深以過此功則功不補過永安之未  
未國祀權移疑貳已彰遂加大戮君猶天也理絕讐怨而世隆  
等鳩集犬羊傾覆京邑大行幽執酷害賊首且自立六王擅相  
署置或權重上將武官兼宰相輔淫貪亂肆行兇惡賣官鬻獄



專貨求財政令無恒朝改莫易雖復南山之竹豈可盡言陛下  
 龍德先一作天翻飛紫極斯乃宗廟之威靈億兆之念望而世  
 隆等沮疑衆安忍自以為功帶甲勤兵唐突宮省纂逆之漸昭  
 然有微臣本無勲庸濫叨非據位班台鉉爵等藩王質薄任隆  
 憂深責重常恐顛沛負之無力主憂臣辱先達明規主辱臣死  
 微臣宿志况擁百萬之師罄四海之銳而坐觀成敗不恤國  
 家之難哉方將搃馭大軍弔民伐罪其指麾形勢備在檄書若  
 世隆等退出藩維奉辭違闕臣便按甲休兵一無所預事寧之  
 後泥首歸衍矯命專征分甘鉄鉞若固執逆謀敢拒義師者當  
 戮及妻孥罪逆三族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照臣丹款大勲克舉  
 拜手有期心馳象闕載懷罔極

請罷姚州屯戍表 武后

張柬之 神功初

臣某言臣伏聞二作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唐新

書作水深自生人以未泊於後代舊唐書不與中國交通漢唐

蒙開夜郎滇沓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舊唐書年始請內屬漢

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新唐書其監布鹽蜀之稅以利中使

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

巴蜀常以甲兵不克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監布

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利舊唐書兵以增武備故蜀志

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群

其利頗深今鹽布之利舊唐書不供珍奇之貢不如戈戟之用

不實於軍新唐書行寶新唐書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

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新唐書惜之漢

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



怨作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言舊唐書漢貪

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

減耗國儲費用日唐新唐書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

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

百姓受新唐書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

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

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率舊唐書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

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

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

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惟知詭謀狡筭

姿情剝貪叨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

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絜子弟唱舊唐書引兇愚聚

會蒲博一擲累萬釵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比

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

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羸蠻所殺前朝遣即將趙武貴討

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愬等往即將

劉惠基在陳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劉兵有三

不易其言遂集唐書驗至垂拱四年蠻即將王善寶昆州刺史

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課稅自出新唐書姚府管內更不勞

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為蠻所殺廷載中司馬成深

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

且姚府惣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

以化新唐書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

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



姚州使頴寧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  
比置閔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未往增戍府兵選擇清  
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為喬補闕論突厥表

陳子昂

臣某言臣以頴蒙新叨近侍陛下不以臣不肖特勅臣攝侍御

史監護燕然西軍臣自違闕庭涉歷秋夏從軍集作徒居邊徼無尺

寸之功臣職闇劣孤負聖明臣久在邊隅夙交勤灼莫不以蕃

事為念比按察已北突厥離亂事迹集作俾按察之比參驗委

曲窮問往來竊有以得其真莫不自為鯨鯢通相吞食流離殘

餓莫知所歸臣誠愚不識事機然竊以往古之變考驗於今乃

知天亡凶醜之時是陛下收功之日然臣聞之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易遇而難見者機也聖人所貴者去禍於未萌今陛下體

上聖之資開太平之化匈奴為中國之患自上代所苦久矣合

天降其災以授陛下萬代之業在於今時臣請以秦漢以來事

迹證名之伏願陛下少留天聽尋繹省察天下幸甚聞始皇之

時并吞六國雄制集作制有天下接劍叱咤八荒奔馳然匈奴疆梁

威不能伏集作服牧馬河內以侵邊疆始皇赫使蒙恬將四十

萬眾築長城以因逐胡取其河南之地七百餘里當時燕齊海

岱羸糧給費僅侵徂煩苦人以不其故長城未畢而閭左之戍

已為其患二代而亡莫不始於事故也至漢興高帝受命率群

雄乘利便以三十萬眾因集作寤迫白登七日被圍僅而獲免自

是歷呂大后至孝文帝單于桀驁益陵漢家文帝徒以遜詞致

獻金帛但求其善和而已不敢有圖賈宣所以哭之痛文帝以

天下之盛而卑事戎狄以倒懸天下也至景帝時邊受其患於



是漢武踐祚以奉六伐鴻業屬乎文景玄默之化海內又安平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財力雄富士馬精彊忿匈奴之嬌慢將報先帝之辱遂使王恢韓安國將三

華英作四非

十萬衆以馬邑誘單于師出徒費意無毫髮之公一作利

於是大命師專以代擊一作胡為務首首尾三十餘年中國騷然

大受其弊至於國用不足軍興不給租及六畜筭及般車盜賊群興京師亂起意不能制單于之命一日而臣服之漢室衰殘

幾自復社稷也故漢武晚年厭兵革之弊迺下哀痛之詔罷輪

臺之遊封丞相為富人侯將以蘇中國也宣帝代卒復出師屬

匈奴數窮天降其禍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

骨肉大臣自不相服又立虛閭權渠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

耆堂諸名王貴人各自分立為五單于更相攻擊以至大亂殘

害死者已萬億數畜牧集作產耗減十至八九以飢饉集作餓相燔

燒以充集作求非食於是寄命無所諸名王貴人右伊秩訾且渠當

戶以下將衆集作兵五萬稽首未降於是北方晏然靡有兵革之

事直至哀平之際邊人以安臣竊以此觀匈奴之形察天時之

變盛衰存亡之機事可見也然則匈奴不滅中國未可安卧亦

已明矣夫以漢祖之聖集作畧武帝之雄謀臣勇將勢威集作盛雷

電窮兵黷武傾天下以事之終不能屈一王服一國宣帝承衰

竭之後撫瘡痍之衆人一作不敢揚集作場然若出師一作征之意然而

未有遺矢之費而臣僕於單于之長者其故何哉蓋盛衰有時

理亂有數故曰聖人修備以待時是以正天下如拾遺陛下肅

恭神明德動天地今上帝降匈奴之災孽遺陛下之良時不以

此時順天誅違大業使良時一過兇虜復興則萬代為患後雖



悔之亦不及矣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天意厚矣陛下  
豈可違之哉臣比在同城按居延海西逼近漢南口其磧北突  
厥未入者莫不一一臣所慰集作委察比者歸化首尾相仍携幼  
扶老已過數萬然而瘡痍羸憊皆無人色飢餓道死頗亦相繼  
先九姓中遭大旱經今三年矣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馬  
死耗十至七捌今所未者皆是稍能勝致始得度磧磧路既長  
又無好水草羊馬因此重以死盡莫不掘野鼠食草根自相殘  
命以給餓食集作相食以臣具委細問其磧北事皆異口同辭  
又耆老云自有九姓未未嘗集作曾見此飢饉集作餓之甚今者同  
羅僕固雖為逆首僕故都督早已伏誅為亂之原集作元既自喪  
滅其餘外小醜徒侵暴自賊耳本無遠圖多有獵蒿服自相警  
人被塗炭逆順相半莫知所安迴鶻諸部落又與金州橫相屠

戮羣生無主號訴嗷嗷臣所以願陛下建大策行遠圖大定北  
戎不勞陛下指麾之間事業可致則千載一作千戈之後邊鄙無虞  
一作憂中國之人得安枕而卧豈不在陛下一作斷哉且匈奴為中  
國之患非獨秦漢之間臣竊惟先帝時衛公李靖蓋中庸之一  
老臣徒籍先帝之威用廟勝之策當頡利可汗全盛之日因機  
逐便大破虜庭遂擊其侯王裂其郡縣六十年將於今矣使中  
國晏然斥候不警一作無斥候驚之書之唐史傳之無窮至今天下謂  
之為神况陛下統先帝之業履至尊之位醜虜狂悖大亂邊陲  
皇天遺陛下以鴻業之時陛下又得復先帝之迹德之大者其  
何以加若失此基事以過徃使李靖豎子獨成千載之名臣愚  
竊為陛下不取也臣伏見去某月日勅令於同城權置安北都  
護府以招納亡叛扼匈奴之喉臣伏慶陛下見機於萬里之外



得置匈奴之上策臣昔聞隗囂言一作漢光武見事於萬里之

外制敵虜變未嘗有遺今陛下超然神鑒昭宣集作遠照實所聖明

之見觀於無形也臣比住一作同城周觀集作其地利又博問

諳知山川者莫不悉備其地東西及南集無北皆是大磧磧並

石鹵水草不生突厥嘗所大入道莫過同城今居延海澤接張

掖河中間其營田處數百千頃水草畜牧足供巨萬又并州諸

屯犬牙相接見所蓄粟麥積數十萬田因水利種無不收水運

集作運到同城甚省功費又居延河海多有魚鹽此可謂彊兵用武

之國也陛下若調選天下精兵採拔名將任以同城都獲臣愚

料之不用三萬陛下大業不出數年可坐而取同成臣比未一作

此看國家興兵但循於常軌主將不選士卒不練徒知集作如驅

市人以戰耳故臨陣對寇未嘗不先自潰散遂使夷狄乘利輕

於國威兵愈出而事愈屈蓋是國家自過計於敵耳故非小醜

能有異圖臣竊以為陛下今日不更為之圖以激勵天下忠勇

但欲以今日之兵今日之將冀收功於異城建業於中興則臣

之愚蒙必以為未可得也陛下即以突厥為萬代之患則臣所

言願少加察若以戎集作夷狄荒服不臣則微臣小人非所敢諫

臣今監頌後軍某等取某月即度磧去計至某日及劉敬同謹

當親按行磧計至北已耒地形及突厥滅亡之勢察其集作當審虛

實績以聞奏伏願一作惟陛下省臣此章為國大計儻萬有一可

中者請與三事大夫熟圖議之此亦萬代一時也伏願少留聖

意閉暇念之天下幸甚天下幸甚陛下採臣芻蕘臣請執銳集作

先驅為士卒啓行橫行匈奴之庭歸報陛下臣死之日庶無遺

恨不勝踴之至



臣某言伏承某日制以吐蕃侵軼邊隅陛下欲親愬元戎出征秦隴蠢彼羌髮敢為叛換王赫斯怒整旅龔行實陛下旌略英威愛人活國之長策也臣聞北狄西戎自古而有雖夏殷之強軒農之盛未息其患也書稱蠻夷猾夏詩著獫狁孔熾未損東漸西被之化帝王馳驟之迹則有南仲出車吉甫維憲縱侵鎬及岐密迓畿甸未聞親征之義及乎漢代則烽火至于甘泉朝那喪其都尉亦止屯兵細柳天子但安于上京何者哉狄荒服忽慌之義也耒則拒之去則勿逐以禽獸處唐書作畜之以羈縻御之比諸校獵羽毛不入於服用體肉不登於効廟則王者不射故知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也况萬乘之重而與犬羊角勝哉誠勝之不武不足以勞也且陛下有高行者甚衆焚珠翠放

鷹狗出宮女納直言為百姓請命故閔中豐稔則知皇天所矜通夫至誠今小寇難將不久陛下勤修德音日慎一日自當消弭也且兵法有先聲後實陛下但發親征之令以旨遠而潛遣猛將謀略之士以濟其師則戎人日便崩挫也岐隴粗熟凋弊積年千乘萬騎往還儲峙恐外有寇虞內興徭役人不堪一也又戎虜之性倏來忽往敗不羞走勝不成師唐書作讓成若大臨邊尋已鳥散則屢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况太上皇萬福鍾慶愛實深陛下將對寇場必勞憂慮非惟問安頗闕亦恐御膳有違則陛下烝烝之思何以自得三也臣故曰擇將嚴邊旰食修德為良筭也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裁擇一昨欲幸蒲州及長春宮臣等以人勞未復不足輕擾輒進狂瞽遂簡天心下制賢諫臣以作之奏恤農人之業因而賜一作停遐迩並知陛下從諫



如流之美今日日未久勞役倍前斷可知矣陛下若哀此疲人  
頓茲戎輅則天下幸甚昔蒯城侯泣諫漢祖曰主上常自勞豈  
無人使漢主以為愛我良史書為美談今朝庭將相之衆豈無  
與陛下盡力哉勞何勞聖躬之遽行也臣等不勝悽悽之誠謹  
奉表以聞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皇情愍彼邊氓忿茲兇醜必親弔伐臣聞天子之怒伏  
屍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耳又何足  
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有不可何也頻歲以來百姓不足岐  
隴河渭動無儲廩今大駕遠征供置倉卒若緩之以法必乏我  
軍與如急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時不可也乘邊將士或交鋒  
刃飛書告捷首尾繼未料賊之勢不復支久陛下若輕車電發

則虧特重之慮

一作虞

如按部天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

蓋稱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謂蕃貢有闕王命征之於是乎理兵

其効獲辭而止非謂擐

一作接

甲臨軍敵人畏之莫敢戰也是以

古者聖帝明王無親將也云黃帝五十二戰者即締構草昧非

大平之本也故自改泉之後脩身養德與七聖游於具茨三月

齊而訪道今陛下鳳翔蕃邸龍躡御天不日再造乾坤一呼而

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黃帝而經綸之業備矣故當高居深視制

禮作樂禪梁甫登崆峒雅歌從容為後王法閭外之事屬諸將

軍何至馱玉輦甘金革邀切馬上為一人

一作日

之敵也今吐蕃

遣偏裨小醜干犯大國軍未捷而恥已深而陛下又將屈至尊

遠為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猶未足以誇四夷適足驕敵

人羞天下也又扈從之人半非鬪士使給徃來日費千金與其



傾耗資儲孰若回募驍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  
疲老之寇若排山壓卵何必勞聖窮哉况事有不可輕敵有不  
可小者昔周師困於祝聃漢祖厄於平城安可謂吐蕃無祝聃  
耶何又無平城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雜輜重不  
可忽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馬不至殺掠於人但剝體  
取衣以窮寇耳又數道俱進按隊徐行若有所望恐連謀北狄  
陛下如必親戎邁于岐隴脫幽并警候靈夏馳烽突厥之騎南  
侵猶如吐蕃之勢長安百姓警擾太上皇帝豈不憂陛下以三  
賊憑陵誰者先擊豈可挂西軍之衆分禦北胡野次之間遙謀  
廟堂不戰之策帝城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居中制勝為防萌  
杜漸之上略也今但發近縣之兵擇良能之將重為之募嚴為  
之約其敗衄失律者已加必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者亦願加

信賞之歛焉兼購賊中有能斬首帥以已

一作

下歸降者及邊軍

之士俘馘醜虜者並厚為賞格以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賊聞  
之自解而去也又承萬騎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多矣並習

練梟雄遠近所憚陛下若拔為將師或備軍行動以從征足可

威賊也又數十年未人之多幸乃有指

司馬遷傳作全

軀保妻子之臣

親戚貪倭之輩並人戢陛勳家盈封爵乃至紫衣塞路朱服滿

朝皆能侵國害人未見尺功寸効自陛下欲擲風沐雨親冒邊

塵不聞獻一奇輪一冊主憂臣辱請代此行而但糜府庫之財

殫征稅之奉嗚呼此所謂六蠹五蠹者是也臣所以痛心推膺

而移疑陛下言之耳何不簡冗食重祿之夫權令禦寇此但惜

身自當為國而容養蠹蝸輕勞聖躬賈誼所以長歎息繼之慟

哭為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強而漢弱漢祖猶曰使刑徒擊公吾



不能闕力也區區之時猶能如此况今四海之內皆為臣妾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叢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牛陛下便欲降  
萬葉之尊親銜縶之變輕其帝重送此庸臣臣竊為陛下不取  
取也夫三皇善用仁聖五帝善任知勇陛下當三五之運而捨  
其所長非英武之稱也議者或為疑陛下前欲征匈奴制行而  
止今必須一出示信萬人此大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故  
不厭詐而尚以權今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而懼我  
勢以張更練熊羆推較將帥見可而進騁變如神適謂幽遠而  
難知何漢而不測人是以信服是以孚夫何疑也今夫頓岐隴  
之外擾疲弊之人率徵之兵不過數萬阻飢積歲師不宿飽州  
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軍容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脫  
胡騎紛擾京城空虚人情易動難安不可慮也如太上皇暫勤  
旰食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也惟陛下圖之今十征  
有期不可頓止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候西將動靜以為常  
策臣愚所陳衆計亦願陛下擇善而從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  
與孝况臣職參充闕逾念讜言苟益消塵死而無悔昨四日已  
於閣門封進一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阻於成規實願廣  
於天聽輕言時政伏待刑辟

為清邊大惣管建安王奏失利

武張說萬歲通天初

臣攸宜言今日某乙從硤集作硤石山稱前軍王孝榮等以某日  
失利於峽山石忽聞殞絕心摧魄死上孤天威下慙士卒臣死  
罪死罪頓首頓首臣以驚怯謬職戎麾銜載恩榮統率將士驅  
閔隴之馬引淮海之駒旗幕亘於邊城弓甲傾於內府不堪使  
任撓矢節度羣帥無波勝之功偏師有挫衄之咎長犬羊之礼



熾縱梟獍之未滅憤結靈祇怨毒骨髓臣實其罪罪非他人忍  
耻苟金遠媿胡顏之責引慝逆死內負猶鬪之心踧踏無顏進  
退匪集作靡處臣既不建師律有干常憲合即嚴科以塞重責然  
以見在兵馬交要部統未敢束手軍事委置旌節稽後集作刑  
書伏深兢戰特乞更召嚴猛代臣部卒集作統師臣請歸罪司寇以  
正國刑囚伏邊陲惟待斧鉞

幽州論戎事表

玄宗開元六年

前人集無

臣某言伏以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啓發聖明故得侍讀春  
闈夙承天眷泊於中歲兼掌樞密內當沸騰之口外禦傾奪之  
勢陛下監撫既安自天所祐然臣叶贊之意明神啓之開元之  
始首典鈞軸智小任大福過災生出守三州遠離六載曲直非  
已外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既牧邊鎮委重戎麾竊以

兩蕃共和能器疑同異九姓遠聞撫納欲持賊殺無侵擾之慮

保兩蕃受徵發之期臣愚料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親一作立

必逞兵所加必收九姓若去兩蕃搃失九姓雖屬并州節度然

其幽州密邇脫有風塵何所不至臣熟聞幽州兵馬寡弱卒欲

排此未可即用城中倉糧全無貯積事未逼迫臣實憂之伏乞

聖慈深以垂意博詢舊將預為籌畫事若早圖必無後悔且孤

臣惣衆易起猜嫌寬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黷之謗遠辭天

聽陪事回惶如有論告臣身奉勅軍事者乞追臣面問對定寘

疑虛則日月無可蔽之期幽遠有自通之望伏乞留書在內時

加矜察

并州論邊事表

玄宗

前人開元七年

臣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言臣聞小忿不忍逞起大患小罪不



寬迫成大禍契丹奚背恩誠負天地不容之責然原其狀本是  
夷狄君臣不和自相誅戮耳伏集作所望聖慈且使其族類在朝  
者將勅書再三告讓因其所欲立酋長而便定之或可不戰而  
定也必告之不馴則大發兵馬東召靺鞨西舉九姓未春未青  
數道齊入突于之首可拾而取未為晚也天恩若不恐以中國  
勞事蠻夷則嚴兵備塞棄兩蕃如糞土耳又許欽淡集作淡擁二  
萬餘兵集作衆據五丈之城有糧即守不可拔無糧即鼓而行何  
所慮也今遣史獻非時遠抄兵回甚難八字集作非時遠抄近掠其實甚難萬一  
未捷賊氣轉壯臣愚不曉集作下不敢隱情伏願聖恩再加裁  
度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第六百十五

表六十三

邊防二

為崔僕射遣高正平論邊事表一首

為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一首

為郭令公請停親征表一首

奏投降吐蕃表一首

為王尚書奏洺州事宜并進翻城副將李澄表一首

為王大夫奏元誼防秋表一首

為趙侍郎論兵表一首 代李侍郎論兵表一首

請赴行營表一首

論西戎表一首



為崔僕射遣高正平論邊事表

代宗

于昭

臣某言去五月日已差知衙事遠遙獻伏露誠上塵聖聽猶恐  
帳下之士未盡對敷邊隅之要不復專達今害馬已去時政鼎  
新期於昇平天下屬望臣叨榮冒寵十有二年雖夙興夜寐將  
補不足智小在大其缺實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寶  
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纂戎立極俯鑒下人思無不周明必以  
察故得迷道自返橫波易流搜遺逸以在庭叶夢卜而作相頒  
命布德奉天順人海隅蒼生孰不遂性臣僻守三蜀跼蹐一方  
想通籍而轉踈望賡歌而莫及頃者正月之役中路詔還雖迫  
外懷之虞頰胎膚受之愬膏膽空知其有苦剖心無足以自明  
未知此生朝拜何日臣本道度文判官檢校虞部員外郎高正  
平佐臣理戎積有年歲文學政事不忝前修應緣三軍遠支近  
費無巨無細一與臣同陛下初擇宰臣旁求利害勒赴庭闕以  
代臣行近日出西將軍頗勢蕃邏詢其動靜確有所傳必擬橫  
分劔門圖陷全蜀其勢甚大必在防慮正平此行臣意廉切伏  
乞聖鑒俯垂聖納則內獻心腹外執干戈王室有開萬死無恨  
心馳魏闕不為身謀望斷玉闕終期生入無任奉國忘家之至  
謹奉表陳懇以聞

為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

代宗 獨孤及

臣某言臣聞當逆賊劉展擁兵過江之日變起倉卒鋒不可當  
人心動搖物情危殆集作駭五道節制望風潰散自淮而南至於  
海隅遂無敢保一城能守一節者惟少府少監李藏用以宗室  
近屬憂國如家臨危抗憤忠勇奮發收聚散卒糾合義士集作師  
挺身履險出萬化一生之地與賊轉戰堅守蘇州相持經月殺



獲過當使凶賊徒集作徒逆黨鋒銳挫衄自此王師始集作載張賊衆

知懼其後以外援不至衆寡懸絕遂移師就險集作險退保杭州

當此之時江淮諸軍已散平盧之師未至三分全吳賊有其二

藏用且募戰士集作且戰獨守孤城以忠義感激令驍雄樂用旬月

內致死三千賊遣偽將張景超孫待封等盡說率衆分道未功

藏用士卒戮力一心義形於色殊死波戰奮不顧身遂能兵鋒

所加無不摧陷皆一舉盡敵覆而屠之前後俘斬虜獲至數萬

計向使徵夫人之力扞此州之境則江介土宇盡為戎疆海隅

蒼生非復我有由是浙江之西集作外南至閩嶺士庶免有波逆

道路窮寇不能集作敢搪突蘇籠集有屏息二字風波晏然百姓樂業父

不喪子凡不哭弟藏之功也今都統使停本職已罷孤軍無主

莫知適從將士嗷、未有所願天聽高邈無人為言遂使殊勲

見委忠節未錄口不言賞、亦不及休恐非聖朝族有德表有

功之意今逆寇雖殄人心猶携山洞海島往、結聚睦州草窳

為蠹尤深惟戰藏用之兵是以未敢進逼若此軍一散心羣盜

交侵則臣此州危亡懼伏望早降恩旨以答其勤錫之勲榮委

以集作一戎政俾惣統所領以鎮遏江表實江東萬姓黷顛之望

艱難之際人多異集作二心以宗子維城智勇如此必能使寇賊姦

宄不敢窺伺間隙江淮足以高登枕而卧陛下無有集作可無東顧

之憂臣屬忝葭莩任居、守安危之分臣實預焉無任懇款之

至集作至為郭令公請停親征表代宗前人

臣某言經略副使太子右諭德傳濤至伏承奎賀款有親征恭

聞聖旨載惶載懼臣以薄劣謬惣元戎受命於朝成師以雖志



期靜難而力未摧兇邦甸多虞有貽聖慮遂使六軍雷動七萃  
天行臣實無能万死餘責然臣而辭之日已具奏聞假令寇賊  
猖狂猶願陛下務於特重內安宗廟外固人心臣之素懷正在  
於此從微臣智力淺短終無所成陛下仍須別擇英才援之師  
律豈有事非至仰便欲親戎誠恐上國自生震恐遠方士庶更  
有驚疑以臣觀之竊謂非便今克虜傷沮其勢式遏集作其天  
威赫赫所向皆靡是陛下責成之日愚臣死難之秋伏望付臣  
以專征委臣以集事回鑾上國端拱中朝豈微惟臣受賜抑万  
幸方甚謹奉表以聞

奏投降吐蕃

臣某言臣聞夏禹興師西戎即序漢宣嗣位北狄稱蕃則知自  
古帝王未有先德而後甲兵撫諸華而柔荒服然後一作列

在墳籍號為昇平伏觀今日某日吐蕃東道節度向奔息下吐  
蕃浪斯多斯獵人并馬五十疋投降者此皆聖澤昭宣大和廣  
被狄夷一作戎夷左衽遂徼無虞臣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以致聖  
統紫以大明乘時休戰伐於阪泉布風教於宣室化無不浴俗  
無不實獨西蕃累犯邊疆自為屈強多從戰敗少有生降今者  
之未實異於昔蓋以其違天已久負約頗深竊盜河湟震驚邊  
鄙神既惡稔時將可誅漸開離折之端是叶恢張之運臣獲受  
榮遇方愬藩維當臨斬戎王將置橐街之下提封漢境願窮葱  
嶺之西萌兆在茲不敢不賀無任喜抃之極

為王尚書奏洺州事宜并進翻城副將李澄表

德宗

前人

臣某言自元誼亂常已經寒暑王師討逆久未凱旋臣待罪轅



門若臨泉谷渠魁未滅寢食未寧臣某中謝臣自奉初已未便  
為持久之計控引洛水環繞賊城築室反耕示其安堵冀憑廟  
略克剪凶徒臣所設隄防頗為堅厚秋未軍用又勝常年隴畝  
之間不知賊在臣與弟五守進商量且務撫綏叢爾一城偷安  
畧刻今水勢滋漲營壘安閑惟務訓師未嘗徹警賊城之內是  
物皆竭狡計已窮頗有降人審知實事臣若四面谿一作水一  
向取城量力校功計日當剋筭其日數以待地乾須至冬中水  
凍然後可事集或慮亡命之賊伺隙奔馳兼恐猖狂之儔為之  
聲援若但以水力為灌澍不停旬月之間賊城必壞中則促其  
急變外則伐其異謀不假梯衝不費戈甲竊思上策實謂万全  
况秋風漸高寒氣已至城中士健懸望冬裝其元誼等無可知  
持惟行誑惑既以迫其凍餒仍更苦其勤勞抑此事情節當變

潰昨者將軍劉南華等溺死臣已具聞奏訖臣緣得城中款疏  
皆願歸降前後剋期非止一度臣若不使人接應有似拒其輸  
誠若下激其義心即何以勸其効命所以事須赴約有此若池  
伏惟聖鑒俯賜計覽其城所與計會前後帛書謹錄白并元本  
同封進所謀翻城人四面知敵副將李澄臣已補充衙前十將  
伏恐皇情憂軫要親問事宜臣謹令隨崔烈入奏云云

為王大夫奏元誼防秋表

德宗

王行先

臣某言洛州元誼等防秋將士以今日月盡一作發上道訖氛  
沴清廓藩維底寧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玄德昇聞鴻猷允  
洽致生靈於富壽均覆載於乾坤舞雨階之干而苗氏有格收  
三面之網而庶類知歸頃者元誼等竊據城池載輕寒暑陷危  
疑之死地抵逗撓之刑章違孽逋誅視陰假息統茲卒乘臨問



郊垣不能執採鼓於行間盡敵而反擁旌旗於闡外胡顏自安  
每貶宵旰之憂實負春秋之責伏以陛下好生宥過軫悼發哀  
許其悛心納其請命俾遵向闕之路使足勤王之師祇星見日  
而自銷喜氣乘春而乃發凡在率土孰不歡心况臣所部實增  
抃躍臣限以職拘戎旅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悚慙屏營之至

為趙侍郎論兵表代宗

此表當在  
德宗之前

臣某言臣聞慰理之代不無逆節軒轅用師於中冀唐堯出征  
於丹浦啟戰有扈文王伐崇以至聖除至兇至順除至逆或  
小戰而勝或因壘而降誠審於用兵得其道也伏見承嗣旅拒  
倏已再歲靈曜跋扈今又踰時天兵四合竟未殲殄得非千慮  
一失未盡制敵之方寸臣常終夜不寢詳推其故不敢膚引遠  
古安危之體請以天寶至德已來成敗言之夫以祿山陰深姦

矯真巨猾也兇詐逆謀之計亦無元海石勤之流當其發幽燕  
陷洛陽涉嶠函傾秦雍當國家理平之運忘戰日深初命將出  
師若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程千里遇寇必奔敗北相此望則  
未窺敵情小之而不設備以至於先是也先聖寢既往之失苦心  
焦思發號靈武觀兵鳳翔良將勁卒風馳景附勇者為之用智  
者効其謀命陛下為元師以儲貳之重威四遠俾子儀為副以  
節制之任鎮九軍卒能恢復感洛削平寓縣此先聖之雄略陛  
下之有感也其後相城之役陛下不行衆無適從竟以潰奔泊  
思明繼逆毒甚祿山狡筭猖狂抑有又次光弼守河陽以挫其  
勢朝恩鎮陝服以制其侵陵竟未能覆其巢穴屬陛下紹興皇  
極又命元子師為裨懷恩為副以討之復能裒夷巨逆辰定東  
夏始自先聖與二兇相持無師則無功有師則有克庶之所深



知今河北河南更唱迭和然其用兵暴急與曩者二克懸殊非  
惟才之不逮抑亦事之有異祿山思明之卒死而無退今承嗣  
靈曜之衆豈有是耶祿山思明之馬既多而且逸今承嗣靈曜  
之騎豈可方耶祿山之明而無懼今承嗣靈曜深居而入保臣  
竊料其非不欲也蓋違天道失人心歸之退而自固其滅亡之  
兆了然可知幸北有寶臣朱滔與承嗣合勢西有忠臣李僥馬  
燧連衡惟正已小有逼邇未肯戮力此正當陛下命師專征之  
日豈可持疑而不斷哉儻陛下採臣愚計時有臨遣忠淳者必  
叶心競進携二者必遷善未同未踰旬時當有成績如或務於  
舍垢偷以過時不立元帥寄之諸將乘吐蕃寇盜回紇毆侵人  
心動搖賊勢滋蔓事宜一失無可奈何則吐蕃回紇四之支病  
承嗣靈曜腹心之病四支不理未足為憂腹心或病此則為患

若內外受敵膏肓已成雖逢和扁計

疑作針

藥無及又聞二賦奏

請言詞不怛河北則數云請降河南則云今已羽賦豈迂遠點

刻以候

一作至

西陲有虞伏與惟公卿大夫審圖利害在於神速

不可遲回昔諸葛亮聞孫權破曹休軍因上疏蜀主云羣疑滿  
腹衆難塞冒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而併有江東蜀主  
深感其言終以覺寤臣忝六官之貳待罪朝行內慙塵忝無補  
毫髮近者抵冒輒上封章已歷兩旬未蒙召見伏以臣君之際  
家國共同君安臣榮國危家敗此臣所以竟夕不寢伏敢再陳  
其愚伏願省臣前章覽臣此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無任惶懼  
之至

代李侍郎論兵表

集作代論兵表

憲宗 呂溫

元和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發更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兵赴



劔南東川者陛下睿筭無遺神武必斷與人除害順天行誅奮  
如霆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逸無憚一勞大正國經永清時  
侵百王盛事千古英聲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然或時事之可否  
兵家之利害集作病道除之險易將師之宜稱不可不深圖遠計  
原始要終狂夫有可擇之言愚者有一德之慮管窺所至願効  
微誠集作忠臣竊以為古今用兵皆在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  
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高崇文等諸將已統所約一萬五千餘  
人以整擊亂以順討逆授以集作之廟筭假之天威馘醜挫兇需  
有餘力若更多徵征鎮廣命師旅集作廣臣竊計之其患有五  
一則高崇文素非大將援自偏鎮忠勇雖著威聲未振集作本  
兵既少兼統則多將皆權隸士非素撫雖是銳師勢同烏合居  
常則猶可脅制臨敵則何以指揮非惟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

古兵家所難臣不敢廣引載籍上煩聖聽請直以近事明之竒  
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相州之圍韓全義激水之役皆以兵多  
將雜而致敗劔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之全河陽李晟之收  
復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敗昭然布在人口二則貞  
元已未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覆燾惟新理先清  
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稽天誅自春徂夏集作冬非徵發已廣見在兵  
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師屢聞動衆山嶮集作劔深阻暑濕為珍  
北人南誰役不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州叛卒職此  
之由事擊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約盟集作好未定窺伺在心  
間謀徃來急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闢交通若闢發兵  
西南多亂集作好邊鎮秋風即至虜馬已肥冒隙乘虛必有侵軼  
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禍淫助順天



道甚明而兵凶戰危人事難必脫或貌武之師少不如意蜂蟻  
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湏應援固當潛鋒養銳以逸待勞  
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劔川硤塔居人食且不充蜀路嶮艱  
餉運由多致令屯兵日費何啻萬金數州麥粟集作貴糴糴且  
將尽千里飛輓所濟幾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  
三軍無復關心幸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為集作非患今太原及  
神策等軍已上道者其數頗多是辦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  
兵伏乞聖恩旦勒權停續候事宜以議行止臣謬膺重任過蒙  
恩遇輒率狂瞽輕黷宸嚴苟利國家甘心鼎鑊無任兢惶懇迫  
之至謹奉表陳奏以聞

請赴行營表

為淮南杜相公

劉禹錫

臣佑言臣自守涯濱已周星紀處奉朝典粗安遐方素劫未聞

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蚊蚋負山力誠不足鷹鷂逐鳥  
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叅軍幕被堅執銳雖未經於戎行受  
制集作勝伐謀亦嘗習於事業自添藩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  
勞但詠韃靼之什今則遭遇殊獎委之轉征以臣率先是臣素  
素况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必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  
揚親領紀綱裂帛繫書諭其禍福推牛饗士養以威聲冀宣皇  
風照茲蠢類以忠義感脅從之伍以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  
心期乎不日其揚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  
俯賜照鑒

論西戎表

為淮南杜相公

前人

臣佑臣言一辭闕庭已僅一載官當重任身受厚恩既懷子牟  
戀闕之心又臧文竊位之責所歌頌聖德裨補箴規塵露至微



不仁邈迫臣遠祖詩顯名漢代出牧南陽讜言善策雖事獻納  
忠醇之至聞于中外遺風可襲有激愚衷臣是以輒竭聞見粗  
陳梗槩雖不盡陛下聖明萬分之一然臣子之心有真必獻伏  
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道躋文武弛張普博上集作法陰陽氣  
均主成人霑亭育凡是氛沴覆以春和銷除容納皆如聖意寬  
宥肆赦實賴皇明河中誅鋤不勞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虜  
浹萬邦事出千古近又西戎背約寇狂王師陛下弘貸集作豺  
狼矜其兇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慚功因德成不以兵革集作故  
詩云獫狁孔熾書稱蠻夷猾夏臣觀自古帝王不忍小忿貽大  
患故竭耗中國盡力邊陲至如滅昆明之城平大宛之種豈是  
發輝皇猷增榮節冊故賢哲之論薄衛霍之功陛下鏡歷代無  
益之端修大君文德之教遂得北狄深藏五城晏閉百蠻嚮化

四海無虞惟此小蕃尚迷聲教陛下示之大信弘以舊恩雖閔  
防驚而烽燧旋罷臣負恩方鎮初懼寇戍正於憂迫之時果聞  
仁聖之諭攘却兇孽不勞干戈臣靜思遠圖為國久計莫若存  
信施惠多愧其心歲通玉帛待以客禮照宣聖德擇奏誼之臣  
恢拓皇威選謹邊之將積粟塞下坐甲關中以逸待勞以高御  
下重其金玉之贈結以舅甥之歡小未則慰大安至則嚴備明  
其斥候不撓不侵則戎狄為可封之人沙場無戰死之骨若天  
下無事人安歲稔然後訓兵命將破虜摧衡原州營田靈武盡  
復舊地通使安西國家長筭悉在於此計熟事定率必有功苟  
未可圖豈宜容易此皆陛下朝夕倦談之事前後立驗之謀臣  
質性頑踈籌畫庸近受恩非據敢忘獻忠犬馬之心實所聲盡  
謹遣某官某奉表 云云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六

表二十四

邊防三 屯田倉收附

論西川討賊表一首

論討西戎表一首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一首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一首

代王僕射諫代淮西表一首

代淄青諫淮伐西表一首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奉天表一首

請置屯田表一首

論廢楚州營田表一首

請修義食表一首

論萊州置監牧及和市牛羊奴婢表一首

論西川討賊表

憲宗

元稹 元和初

臣某言伏見賊闢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陛下罪已注辜之人也微臣又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天之所以



為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以故天道之有和煦震耀之

異焉始其生也薰

集作動

之於

集作非

幽伏被之以春陽扇之以仁

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順者油然而生矣及夫勾

曲角觚堅本頑心疑者滯者幽者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

之以膏雨而滋則必迅之以雷霆耀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

改幽蟄之氣宣豈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

也是以蚩尤之仁亂黃帝鑄五兵以殺絕之共工之行惡虞舜

揭五刑以放死之豈不歆夢華胥舞干羽而躋之於仁壽哉蓋

不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因壘而未歸此又物之可化者也

豈黃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蓋蚩尤共工與苗人崇人之

罪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為春凡在生成孰不柔茂

而最爾微醜天將棄之寘蠱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為聚忠臣孝

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久矣陛下猶之聳以名爵導之以訓

誥崇以之寵章而不至假之以旌鉞而益驕戎賊我忠真損污

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匿瑕含垢

之仁煩皇天震曜殺戮之罪

集作用

此誠天下人人決憤激忠之

日也陛下猶思因壘以降之舞干以化之善矣其如天下之憤

何其如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奏法皇天之威與公

卿大臣議斬叛弔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實天下幸甚微

臣無任懇悃嫉惡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奉表以聞

論討西戎表

前人

臣某言臣某月日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

已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大戎有侵軼之患而

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



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無集作佗不得備戎集作之術

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師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

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

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方

人則曰使之集無此力弱不足以應敵援慶不足以摧兇苟謹

閉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賜集作之不給又執肯摧鋒及

冒殊死而出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佗衆分力散而責帥之刑無

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為農者不教戰也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

五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

之兵集作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

土宜殖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連屯

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之名田復其

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間井由集作其卒伍樹之帥長固其

塹塹以備不虞大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纒歸則復

輓鋤獲釋之事若此則曩時之聚食者盡歸為服勤之農矣前

此之係虜者盡化為干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

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

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之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

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

即叙哉此禦集作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昧

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碁者將劫其碁必固其贏是以敵可殺

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警南蛮無敢賦集作之路陛下

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完尚稽天討矣連不解

綿夏涉秋則大戎乘釁啓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愚臣無任懇

懇



款憂惶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奉表以聞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

常嗣立

臣某言臣伏以方岳之任職主分憂苟事涉安危利深社稷詞得專達臣敢備言是用輕冒上聞伏惟一

一

一少紆僅踰數月朝廷未議所代臣恐日長姦謀彼將膠固士心必希傲倖啗利滋蔓事則難圖當其人情尚搖足以觀釁臣自聞少陽權主留務衆未甚寧昨知少誠之子誘扇其軍又以誅戮天其或者勦絕姦類大振皇綱陛下得不止煩天心乘時廢置而又謀之遲久竊以為陛下惜之何則夫以少誠恬兵偷安二十餘載威惠自己人知素懷之所懷必厚其一無子弟其勢以分臣度其聞不與者半所以人心持兩至有動搖以

斯觀之或未盡附少陽又以新殺其子必有疑衆之心今若及

未寧出於不意擇四方節制之臣可為其師者使馳而如之移

少陽於佗鎮以待之被得一作被所安必効順承而無固衆之

志則其黨自離心矣因其所離而制其命何求西不克哉易所

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然以方布大信不冝隱情若先命中貴

佗日奉明詔將告易位以誠諭之從而後行事可以濟臣又度

當今節制可以處淮西任者莫若河中節度使王鐔寬厚慎重

練識軍情必能悅慰羣心鎮撫疑黨若將移鐔於淮西而俾一無

與少陽不遠矣朝廷立此字無遷授之權而內足以除姦蠹之本

使少陽感恩以効命王鐔推誠以蒞衆是淮西繼代之業朝廷

存弘貸之德亦將以息河北孤鼠之勢示去逆効順之利自然

風靡以承化從此不希於苟得矣斯事體大伏惟陛下行之議



者以為少陽兵戎賊臣曾居版當若將易處於閩輔之地寵任以兵戎之權何異夫朝四暮三而終不離其數是不然也夫根深者難拔源長者難絕彼盤結衆根其人久矣我能絕之使安植施於陀以變其所庸非至計乎且事不先漸化之道而欲頓歸於大政亦難矣方今征承宗以名聞于天下者豈不恃衆違命邀爵乎若使少陽復而行之則其罪均矣不可獨赦則必分師以討之當淮楚災旱之餘征賊耗竭之日是使蒼生興流亡之歎甲兵無暫息之時上以傷陛下子育之心下以竭邦賦資用之費得不審慎其舉而保其成筭哉伏以國家艱難已未河北戎臣竊據州郡父歿子代兄終弟及皆朝廷稽緩其事不時即謀使生人之心率以沿習為患久矣陛下神略獨斷超寇百王事當其機宜時以革臣不勝誠懇悃款之至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

張述

臣某言某月日中使某至伏奉手詔兼宣聖旨以淮西事體令臣

謬竊藩隅每慙叨忝職惟承命思深隕越

一作思陛下不越人陛下

特迂宸聰議及凡品累從聽之德慙所聖之才感思徘徊難酬寵遇敢不罄陳愚瞽竊備芻蕘伏以少陽男元濟不取聖裁擅理戎務國有常典罪必當誅或恐淮西一使曾經反側衆情所裁凱自諭安元濟此時求免無路陛下或過為心死寇一無此二字固合深除剪滅猥蒙詢訪無有寇能不死勢必萬金天討淹留衆心前却則干戈難弭殺戮滋深陛下愛人之心異殷湯釋網之意伏願與輔弼信臣朝廷碩德平章利害以取厥中使兆庶安生四方蒙福實天下幸甚豈惟臣一方臣所部兵馬排比有序但思報國恭候指揮伏惟賜鑒微詞俯察愚懇輕陳眷烈慚



懼伏深

云云

代王僕射諫伐淮西表

王計

臣某言中使至奉詔兼宣口勅以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不起所疾奄謝明時聖情追念藩臣良深軫悼少陽男元濟不待朝旨自領軍戎陛下尚念舊勲特頒詔命冀其追悔未即加兵以臣謬列方隅俯賜宣示絲綸遠路天使荐臨祇奉眷謀仰荷玄澤亮臣微賤素無識知猥蒙恩私訪以去就其於利害臣所難言以臣旋親誠在天斷伏以陛下內有輔弼外有勲賢資廟筭可以叶宸衷審政議可以正天下如臣庸瑣備位藩屏為將非衛霍之籌在朝無鋒灌之列徒以虛承重寄苟竊明時每荷寵光載懷兢惕豈敢輕塵聖聽以冒天威彷徨靡寧進退惟谷臣竊有愚懇思欲上達况承天問敢不奏陳伏惟陛下光有萬方

子育兆庶安危所繫實在陛下忠於陛下者則獻弭兵知謀諂於陛下者則獻用兵之計臣性本專直心願竭忠苟徇羣情是惑宸聽臣若勸陛下誦兵匿甲則淮西受賜又慮多士橫議微臣以臣私情有何阿黨二途之內伏俟聖裁臣於藩閫之中名位最下雖臣鄙見豈副天心其有不載表章附李誠義聞奏伏希玄造俯賜明鑒限守戎律不獲陳露闕庭

代淄青諫伐淮西表

險行儉

臣某言臣聞忠以事君則正其詞所以誠臣也諂以事君則為其辭所以諛臣也臣以多幸生逢昭代受方隅之重寄籍一作竊日月之餘輝荷寵益深殺身難報而心尚謇直志無回邪苟利國家臣敢無隱一昨忠使李誠義銜命遠隆軍中蒙以淮西事俯賜賜宣示跪捧宸諭枉受德音仰荷自天之恩下訪列藩之



將恭承聖問思露下情芻蕘之言慮有塵黷誠義迴日已附表  
奏聞雖詞達於上而誠款動天彷徨轅門懼獲罪戾伏以堯在  
伊臯立朝陛下舜在謀及宰臣詢于卿士並以弼諧帝道匡贊  
皇猶在臣何知豈宜獻計然臣擁旄歲久受國恩深玄造未酬  
赤誠空竭得申犬馬之志敢逃湯鑊之誅仰天誓心白日所鑒  
伏以陛下君臨萬國子育兆人覆載所均無遠不至溥天之下  
孰匪王土率土之賓孰匪王臣求言兩露之澤豈隔遐迩之人  
今少陽人亡胤子在疚賞未追於後嗣兵已纏於四効然則一  
方之人豈非陛下聲教所加蓋示懷柔俾霑恩信竊料中外日  
獻章未來陳所見以感上夫為奸邪者則願師旅荐與秉忠誠  
者則願干戈再戢羣情不一豈叶之中伏望皇明燭幽宸鑒及  
遠誠宜辨邪正於衆口斷可否於萬機擇善而行從諫則聖如  
臣愚直謬竊寵私不敢以息矣沮一作議今所上表貴以直書  
非敢私於淮西誠願安於宇宙不然者恐煩聖上之慮有費天  
府之財不惟塗炭一方誠亦憂危四海尽忠於國者猶者銷難  
不忠於國者因此生禍國之理亂實所攸繫伏冀陛下弘以好  
生之德降以推恩之典使死者媿懷於幽壤生者尽節於聖朝  
凡在臣子孰不甚幸陳露愚懇輕冒天威周章失容進退無據  
臣限以戎閫不獲陳露闕庭無任憂惶殞越之至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奏天表

錢珣

臣某等言伏以伐叛興戎國之大事有不得已然後行之而食  
在兵先兵居謀後餽餉必足經略無遺得必勝之師臣有可用  
之勁卒然後更度利害熟計始終以是興戎乃可伐叛昨者陛  
下以謀臣節有虧嘗犯天怒而易其鎮守猶示渥恩遷延未行



苞藏難測聖慮潛察眷斷勇為爰命宰臣使奉成筭臣等雖承  
嚴旨敢不深思實以國用方虛軍糧難濟藩垣發調深恐依違  
兼糧於足食足兵二者皆所未備况去秋寇孽犯順奎輅出居  
宗廟震驚士庶流落尚賴皇威所被大憇尋平宮厥復清生靈  
今活今纔周歲始得稍安至於畿甸之間尚有瘡痍一作臣等  
所以累因敷奏具寫便宜且乞明聖一作更詳事理緩謀周慮  
全体養威必使尽叶事機而厚重行討伐愚誠無感眷志不移  
旬月之間血誠備瀝事行已定不敢復言昨日仰奉天顏密承  
聖旨又欲出幸近縣親督戎師仍慮寇盜奔衝且貴城壘堅固  
特令臣等更共平章祇稟宸嚴敢不傾竭蓋陛下將恐姦克遽  
至奔軼遂欲先居高壘克動驚塵備審眷懷切在於此又以為  
出臨戎事促詔藩臣督集卒徒以速誅剪言於常理固合所宜

然臣披披腹心陳其數事一則伏思朝廷今日之事與建中之  
難不同當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國贍九年之蓄兵持百勝之  
權德宗皇帝出幸奉天為長策一旦懷光繼叛剝刻難刻遽遠  
宗祧遂奔梁漢陛下視將帥之材與粟帛之積得如當時否天  
下盡忠之日赴難之心又得如當時否以此量度實恐稍難二  
則陛下雖處奉天之固不可遽棄京師忽使姦謀馳於間道直  
趨關下一作城關大縱戕殘陛下隔在孤城衆軍各圖其利謀危救  
亂欲伏何人三則士庶疑懼之心尚賴宸極安止若使鑿鈴順  
動禁掖頓空則萬姓之心一時何仰况輕違廟社遽捨生靈自  
古帝王未嘗至此四則秋序肅殺之氣一作金在西方昨者冒  
此用兵犯陰陽大忌今陛下以一朝之怒忽萬乘之尊遠出皇  
居又衝王氣忝為臣子復列宰衡苟不盡言是負聖德五則凡



有天象之變所以儆動帝王昨者妖星頗多凌犯陛下深知戒懼且降德音兼有禳祈欲銷災咎而銷災之本全在清淨無為今則伐叛用兵天心不易又欲當災星謫見之後衝王氣以征行訪於匹夫亦知不可惟此五事敢不具言今則實在陛下英朗疏通且思守位以陛下語臣二者之意評愚臣五事之言表在宸衷以安大事去此就彼聖慮自深輒貢直言難逃罪戾臣某等無任惶越懇激之至

請置屯田表

玄宗

張說

臣某言臣聞求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疾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溉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荏蒿為秔稻變斥鹵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博諺曰歲在申酉乞糴得酒未歲甫迎春事方興願陛下不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國下可以廩邊何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當今國儲未贍邊運軍未息靜農業人願留聖意亦嘗賜前階之食承後騎之顧竟唯唯而無一言者豈敢隱情於聖主哉

集作也

正以職在仗衛憂於部伍馬上非公

議之所囿遊非朝廷之事今昧死上愚見乞與大臣籌謀速下河北支度及溝渠使檢料施功不後農節謹附賀正使隨軍前曹州考城縣尉同希再奉表以聞謹言

論齊楚州營田表

為南淮杜相公

憲宗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州營田齊置事令臣商量奉者跪捧天書恭承睿旨道存致用義在隨時云云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今則徒有糜費鮮逢順成刈獲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宜齊



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  
田蓄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誠為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  
須量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  
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

請修義倉表

齊映

臣某言臣聞荷覆載之德者願酬天地之仁懷涓埃之勤者冀  
裨海宇之大所以思或出位知無不為况臣受寵過深感恩逾  
切不竭忠以自効是盜祿以苟安臣某中謝臣伏見一時愆雨  
一穀不登黎庶以不知卿士以月捧自恃竊惟聖慮已積憂勤  
凡在人臣何以安處昨者自奉接夏時雨暫僭陛下心憂於穆  
清之中躬禱於靈池之上精誠所至昭感遂通祥禽呈瑞於御  
前膏雨布澤於天下遂使百穀皆稔九土大豐國無不獲之夫

代成廉讓之俗斯乃皆由聖德上合天心所此齊人俱受其賜  
此何異開口待哺澡身仰衣豈知宸衷一作不可常勞靈雨亦  
難恒若者也必在酌堯舜之至道舉祖宗之成法復修義倉以  
以救歉歲則黎人絕水旱之困陛下釋憂勤之念君逸無勞乃  
合至道足食無患斯謂雍熙豈臣率心實聞方冊又臣伏以賦  
稅之道理化之源必資考古酌今已通其變俾為制經豈利因  
循各具狀別隨表臣某中謝伏以聖德屬念惟在黎元微臣忝  
愚嘗歷州府敢以所見備於上聞徒竭誠請理猶未明輕冒宸  
嚴不勝隕越

論萊州置監牧及和市牛羊奴婢表

張廷珪

臣廷珪言竊見國家於河南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奴婢  
擬於登萊州置監牧此必有人謂傾歲已未軍裝所資用固不



足或將見陶朱公公孫弘卜式乏事而為陛下陳其策耳臣愚以齷齪小算有損無益不足為盛明天子行法於代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為匹夫藉空虛之地罄勤苦之力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二家言知其計得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歆必取於人從牧於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况和市遍送所在搔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臣聞諸古人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蓋君之與人卡同體無所間也今河南牛疾甚處十不一存農傷豈徒百姓而已又今牧重取其牛在將者下俚尤要一無此一字一則利其孳產二則不庠營農家家保之豈願輒賣今雖和市甚於抑奪百姓之望是牛再疫而農最傷此則有損無利一也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雖平準加其簡擇事須賄求侵刻之

端從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於常百姓私陪則破家業一作雖

官得一牛一羊而百姓已失兩牛兩羊價美此則有損無利二

也登萊之境是稱海隅因之水氣加以風迴秋則早寒春則晚

照深山大澤咸生蛟虵一作蛟若置羣牧必多死損無利三也高

原之田百姓耕植下濕之地不堪放牧若奪百姓高處兩州皆

失下田至于牛羊復相踐暴久長如此闔境不安非直百姓被

侵蓋失國家租賦此則有損無利四也且又荆益等州親疑是

市奴婢多是國家戶口姦豪掠耒一入於官永無雪理况南北

既遠風土非宜乍到登萊必生疾疫此則有損無利五也且方

今東泊海滄西泊流涉亭彰多虞甲冑未息戎機調發歲時相

繼由是丁兵逃散戶口流亡略舉大凡十有數四陛下天憐黔

首先啓玄猷將命使臣分道巡撫簡而靜鎮難畢又安矧乃征



伐外繁徵求內廣欲使萬方兆庶安堵復業亦猶剪鳥之翼而望其騰騫一作飛騰脫魚之鱗而願其遊泳臣又聞之君所恃者人所生食者食所資者耕耕所恃者牛廢耕則去食去食則無人人無以生君將何恃然則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可無故一旦取之哉臣又度羊之為須非軍國切要假命畜牧能遂繁滋三數歲間億可致陛下豈可鬻之於外蕃射其利為用乎又可鬻之於中土割其命為資手牛羊之為損則如彼羊之無益則如此臣雖愚戇知其必不可也伏願陛下特加審慎詳圖損益諸有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儻迴聖慮即日停絕天下蒼生豈勝幸甚殊死上表以聞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七

表六十五

刑法一

刑法表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臣表一首

論薛子雲等表一首

諫候君集等下獄表一首

諫大赦後遷配王充竇建德黨與表一首

論廢宮官屬表一首

請更不窮逐竇智純表一首

請停春殺高郭禮表一首

論刑獄表二首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臣表

太宗

朱子奢

臣伏見櫟陽縣魏禮臣為斷河池一作陽縣令崔文康事失情奉勅解任禮臣不伏詣堂上表稱御史阿曲請更推問若一事有虛乞戮都市大理奉勅更為勘當今大理奏禮臣枉御史不阿



勅令依其所辯賜以極法伏尋禮臣斷事乖僻正合解免不知  
甘罪吞聲更復上聞天聽恩勅重問虛實乃確執不移論其愚  
蔽朝野同忿然陛下君臨萬寓子愛蒼生一失物所載懷夕惕  
矜愚泣罪帝王盛事乃至如此禮臣橫訴止當止表不實律有  
明科令便賜以極刑恐傷過重且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重  
續縱欲思讐改謬安可得乎所以矜獄念刑歷代斯重又聞禮  
臣毋氏年齒極高餘生垂迫前途無幾一但逢此情何可言伏  
惟陛下日昊忘勞申理寃屈所以四方士庶咸湊闕庭今若遂  
殺禮臣悠悠之徒惟言臣禮上表被誅不知愚昧獲死後有歆  
自理者必懷此懼恐容納之道或有所虧謹以奏聞伏聽勅旨

文苑英華

論薛子雲等表

太宗

顏師古

臣師古言伏見宣勅別將薛子雲實善衛二人釋禁引見此實

陛下聖德寬任垂恩有過固非愚慮所能測量然臣之區區竊  
有管見犬馬微志不敢隱默臣殺生威權帝王之所執而憲章  
法律臣下之所奉子雲等身居五品足知禁令捕獲罪人已就  
拘執計其本犯又非死刑遂乃違法恣心擅行殺戮是無憚也  
詐云格殺表奏求賞是用冒也陛下付法司推窮事須歸實而  
遞相枝蔓一作雲布冀恩澤挾偽干真是要君也自古節義之人  
亦有讓死之事皆為臨危遇厄事不獲已愛敬君親亡身棄命  
豈如子雲等明白故犯懷詐藏姦朋黨比周違經亂法於義無  
所取於禮無以勸其罪不可怒其源不可開且法司之體職當  
察獄義無縱濫不得阿容二人雖則讓辜主司須定實罪不言  
殺人之道何者合坐專迷相讓之辭以為盛美亦非守職務據  
正法也若使二人皆承則不知罪之所在如其二人並諱復欲



何以斷之臣聞愚者之言聖人擇焉脫有可採伏願詐察輕塵  
聽覽伏增戰慄

諫候君集等下獄表 見六百九十七卷 王伯康岑文本

諫大赦後遷配王充實建德黨與表 太宗孫伏迦

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舊唐書諸舊典故書云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

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羣生率土之濱

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無惑陛

下今月十日唐書無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

蒙賴既云常赦不免者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

下斷當許其更新此以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充及

建德部下赦後始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

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誰不罪者唐書作故書云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

人云一狗吠堯狗犬二字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

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交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

等豈忘陛下皆云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疎者竊謂無罪又

書云非知之艱行之難艱上古已末何代無言所以祇稱堯舜之善者何

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

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

須自唐書作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

人若為信畏哉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罪賞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疎如臣愚見王充建

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

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



論廢宮官屬表 太宗

許敬宗

臣聞先王慎罰務在一作恤刑往哲寬仁義在一作宥過聖人

之道莫尚乎一作茲竊見廢宮官寮五品以上除名弃斥頗歷

溫寒一作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藏悖逆陰結宰

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官臣一作官僚迴

無闕預今乃投箠及器孰謂無寃焚山燬玉稍同遷怒伏惟陛

下至德欽明哀矜庶類聖情冥感昭格上玄是天監孔明重申

靈命神禁喜念息加率土爰詔寬鞠覃被普天惟此數人未沾

洪造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渾昌

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藥石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

所亦委質於張教主於凶迷悉陷一作誅夷臣以賢良皆荷一作

荷收擢歷親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惰亦一作遵斯義揚勇之

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綱古今裁其折衷史

籍稱為美談而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

節礪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

遭箠朴或以忤意因一作見猜嫌一槩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

道傷在末弘臣早預藩寮深蒙錄舊趨馳左右二十餘年伏見

絲言每求輿誦所懷狂狷輕敢以聞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請更不窮逐實智純表 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實智純不自循名陷於險薄既是陛下近親由來以

所諳委然智純戚屬使任女為王妃結髮從戎實惟故舊書言

昔在唐堯以親九族陛下憲章前事自須進退以禮方今刑網

寬大不以疑罪與民弘基所注箭射舍中事已非實智純自藏

獨樹狀又難明所以刑部大理各相得失陛下已失出智純為



開州刺史便是貶責正當處分已畢今之餘事口是窮逐語言  
但知純戚屬貴望親姻既莅職居官布朝在野相逢談說言議  
是常兼復其婦積病在床命懸朝夕即日刑部官司及在朝士  
皆不欲陛下更窮此事設令實推得智純自藏獨樹誣弘基家  
人刑名指歸殊非重大况又事跡曖昧猶未分明若久窮逐便  
成苛細生於物議虧損至德如臣愚見伏願更施天澤赦其所  
短情存故舊不失善聲即日在外議論如此臣猥居諫職不敢  
不聞塵黷聽覽伏增戰慄

請停春殺高斬禮表

高宗

薛元超

臣某言臣蒙非分恩澤一朝拔擢至此跼影兢魂惟思報効伏  
惟天皇開直言之路不棄芻蕘臣之區區敢陳微疑伏見近日  
奏揚州人高斬禮詐宣勅乘驛馬採藥其日奉進止不得至秋

即洩斬禮犯狀實當死但以罪非惡逆據法合至秋分臣聞聖  
人者德配二儀則天而為政今既勾芒戒序時屬發生禮稱仲  
春之月無焚山林言順陽而養物也仲秋之月申嚴百刑亦順  
陰而肅殺也古人有云姦偽者與造化俱生自然之氣也是知  
掩義隱賊出自帝鴻毀信廢忠生於少昊以今海內之廣何得  
全無姦偽天皇踐已極未恒以寬仁被物故中外提福區宇又  
安以太平之時闡和平之化若其政察非所以一作上遵玄老  
之風伏請稽諸彝典暫迴聖慮臣識不及遠輒申愚見懼不瓦  
合伏增戰慄

論刑獄表

文粹作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長壽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  
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計日受功一作惜疾耕急文類人繁



國富遂一作屠諸候此救弊之術也故日刻薄可行施一作於進

趨變詐可陳於攻戰矣猶火也弗一作不戰將自焚也既二字一作况

鋒鏑既一作已銷石城又毀即一作諒可易之以寬大一作泰潤之以

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礼以遵之秦則不經一作秦淫

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

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

効一奇惟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

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眎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

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默皇然於是陸

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此句無

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收一作非置詩書而不

顧重攻戰之吏尊者級之材稷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繫

柱吾屬不得無謀即點漏難踰何十二帝乎王亡秦是續何二

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跡然則祝

祠文粹作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人義尚捨况輕此

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也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跡無

以應天順人不峻一作切刑名不能文類作無摧姦禁一作息暴故置

神匱一作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順一作

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文粹作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

深用此神謀盡一作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閭蒼

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

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然乎而急趨無善迹促

柱少和聲極弱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



芻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  
遠廬之須踐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排

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祠流曠蕩之澤去文粹

萋斐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鏘杜告密之源絕羅織之跡一作室

源掃朋使天下黎人一作坦然大悅豈不樂哉一作皆

舊唐書本傳徐堅

同前武后

臣聞上天之道先春而後秋聖人制法外刑而內禮故知三辟

之設王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帝命惟新六合光澤遠無異望迺

無異言亦宜安彼反側示以寬曲臣竊見神都諸部勤當所尋

有勅停勅迄至于今猶尚追攝豈非勤當使等志希僥倖執斯

刻薄以為已能哉長姦濫之源傷醇和之化伏願即停之臣又

聞書有五聽慮實情實也今著三覆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勅勤

當及逆令使者得便泐然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

一不實款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

不足以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

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如泣辜之息生人歡悅見詳刑之

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有

用法寬平為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望者願踈

而退之囹圄無冤僥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

不至擊漢君之茂德故欲為作亂而欲缺登朝嵇康被刑而嵇

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效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為稱首父子猶

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遭選廣責無親無服亦  
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惟親有道賤貧



實為深恥遂今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可望哉是以聖意  
哀矜頻降恩制今從常例各使坦懷姚璿之徒皆逢委任而在  
此下僚列不識天心苟求微疵不弘大體又準勅逆人周堂親  
不得任京師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充近侍宿  
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逆人外不得輒為勘責收其賢能示之  
曠蕩斯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伏惟皇帝陛  
下二儀合德百姓為心一物不安納隍興想竊見闕西戶口召  
募赴都聖旨含弘不言差送是以樂住之色數萬餘家受使之  
人苟徼勞効務選高戶抑此陪郭然高戶之位田業已成安土  
重遷人之恒性使者強逆僣倭進途一人怨嗟或傷和風數千  
餘戶深且察之臣望令檢勘先投牒樂住者並令赴都其差定  
部郭者各任還貫若神都須人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戶在洛者  
甚衆令檢括兼簡樂住之人微有之財情願在洛城者並酬其  
宅鋪之地令漸修立則洛城不少於邑戶黎庶得安於本業此  
管子所謂順於人心施弘均養之仁則臣希冀痊平有朝覲之  
望容居散秩免負乘之慙無任悃迫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八

表六十六

刑法二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一首

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一首

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表二首

為蘇宏暉謝罪表二首 謝免罪表一首

為人謝放父罪表一首 謝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一首

請代父死表一首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 武李嶠

臣某等言伏見逆人王慈徵等並擢自凡庸累承恩獎遂得叨  
榮秩職此禁戎任切爪牙寄同心替而患勤之至莫効於鷹鷂  
悖逆之愆反同於梟獍向使邪謀不洩陰計遂成將恐變起官



闡禍生肘腋此實靈祇之所切齒臣子之所寒心若但寘以恒  
糾委之常憲何以明大慙之愆咎杜元凶之覲覩望請汗其宮  
室輟之都市用遵雷電之象允叶春秋之義則永冠寒望夷夏  
甘心無任憤切之誠謹冒死陳請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謹言

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

武

前人

臣某言已下文武官九品已上二千七百五十人等言臣等伏  
見今月九日恩制緣逆人親屬有能公勤清白者自當隨材擢  
用不以為瑕疪各坦懷佇收表効臣等仰承恩造伏誦德音感  
戴屏營抃無相屬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  
父極子與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戮季末陵夷之道或罰不及  
嗣或禍并其族淳杯浸往惻隱不建於昆蟲一作法令滋章網

羅必及於麤郊天厭淫虐誕興明聖掃百王之餘弊張網羅而

更理去貪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虔劉寰瀛凱擇

刻薄之風盡敦厚之化流猶且締想納隍疑情構壑在予之旨

固以一作刑於方極物之心豈直解其三面日者亂臣于紀巨

猾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下傷澆泥之為變弔

管蔡之不藏法雷電之威誅而不怒一作怒一作用春秋之義斷必以

情擢其髮而塋其尸殲其魁而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法黜而不

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附葉隨玉石難

分或淄澠易混俱削嫌疑之迹豈疑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纔

示於小懲竄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我有大造於羣兇也而

聖慈無失天澤踰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萬物

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輒



而能躩藏其疾而含其垢責其効而要其功雖魏士之私於外  
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與惟新無以足此含弘方斯  
條蕩陛下祚始鄴鎬嗣周家之忠信卜于灋洛承夏鼎之休明  
三后在天日歆於盛德四夷為守永慕於高義方當鬼神降福  
宣止黎庶婦心臣等沐道昌期叨榮顯列觀太平之德禮聽中  
和之詩頌雨露之施徒仰於財成天地之仁豈議於酬答無任  
欣戴踴躍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喜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為將軍程處弼謝

集作

放流表

武陳子昂

糞土臣某言臣以殃豐姪構凶逆臣合宗族誅戮以顯國刑不  
謂天慈哀矜宥從寬曲全臣骸骨生甯遐荒窮魂再造以崩以  
躍臣某中謝臣聞忠臣事君如子事父窮痛之至則呼所親何

者君父恩深臣子懇切况臣蒙陛下恩遇如子於母今為子不  
孝為臣忠不長辭闕庭求歿荒裔悲窮痛恨荼毒誰依即使朽  
骨埋魂長滅泉壤懇誠莫展幽醫明恩實恐隱匿於君不盡臣  
節明神誅極瞑目貽殃輒敢隳裂肝心罄竭誠懇殘喘冒死期  
少謝恩伏惟聖母神皇陛下哀矜集作垂察臣某中謝臣聞犬  
馬賤畜尚知主恩草木無心猶感德化臣雖鴛鴦不足比人負  
榮懷恩能無感激臣山東孤賤一作朝無親故性識愚鈍財無  
可堪非能矯迹立方一作飾行軌物假借名譽為時吹噓遂得  
宿衛階墀忝職即將勤勞莫紀尸素已多任經十有三年竟無  
一階升錄臣之駑力於此可見而貪榮冒寵尚不知歸陛下應  
天受圖恢纂大業又不以臣駑鈍特見褒昇擢任中郎委以心  
膺在職未幾即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又加正授未盈三歲實顯



朝端寵渥隆崇莫與臣此臣每刻肌骨晝夜思惟臣以何功謬  
私天造超羣越輩顯赫明朝應由臣天姓專愚志一守直一作志  
一行不負物心不愧神盡忠事君竭力養母所以聖慈幽鑒曲  
昭懇誠寵任無疑委同親近不然愚臣何取集作以叨此殊私集作  
思臣凶險罪深毋不終養爰初遭疾以至終亡天慈再三降醫  
賜藥酒脯珍善繼踵臣門優問慤懃若同親戚臣之母子何德  
於天子貴母榮恩禮重疊臣誠不孝至頑至戇蒙此恩榮豈無  
感戴臣愚性為善不願人知非敢自矜用為僥倖皇天后土實  
見赤心臣徃任即將之日陛下特以臣貧賜錢集作銀及絲臣以  
天恩非分矜憐賜臣懷感之心析懇宜報遂用於天宮寺寫經  
造像半為聖主半為老親臣以君親之恩所宜並報報是常理  
不合人知自爾造成實集作一知無者臣今日獲罪不合上言實

以事君之心所宜罄盡善惡有隱恐負赤誠况集作恐臣長沒黃  
泉無見聖日區區之意安可不陳臣每以陛下恩深微臣命淺  
常願湮宗滅族獲報萬分何圖誠効未申凶孽先集逆天反道  
背德孤恩於辱門宗虧臣節此臣所以推心泣血仰天號咷長  
負陛下之恩深無上報之日煩寃屠一作茶毒心肝以糜比者待  
罪幽囚已合殞身碎首為奉陛下賜書示諭照察臣心所以捧  
戴偷生假息殘喘今既蒙寬刑集作法兄弟獲全投竄遐荒甘禦  
魑魅臣之慶賴復何可言所恨忘毋棄皆即遭此禍凡蓬塗炭  
孤魂茆蕩存者流離亡者哀痛辛酸幽顯為代所悲應由臣不  
孝不忠延此禍酷何以面目下集作將見先臣何以心顏拜辭天  
闕生死無措求訣於今即以某月日部勤妻子奔波就道即應  
死滅結草幽泉伏願皇母神皇陛下至尊寶神為萬姓加善天



下提福以祐蒼生壽如集作南山求末無極不勝戀慕感咽之

至生為處弼謝放流表武后前人

臣某言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集作宗滅族以顯國刑天

慈哀矜放從流竄臣為慶賴已是非圖今日日蒙遂天恩以臣

所坐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踊躍章惶再崩再隕

前篇作周臣某中謝臣山東孤子朝無親故知集作識愚魯非

有材能陛下超羣越輩崇以榮寵昔在即將十有三年遂無消

塵一階昇錄自陛下踐極謬荷恩私冒寵叨榮超絕時輩越從

即將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人寵渥

崇隆前篇作莫與臣前篇作比臣之孤賤貴前篇作顯知慙臣又凶

殃積罪甘授魑魅孤負陛下之恩求為遐荒之鬼肝腦塗地無

以為酬豈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幽泉使魑魅

窮魂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集作德大恩萬死無報

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此篇五百九十卷重前已削去

為副大惣管管田集作大將軍蘇弘暉謝罪

表武后前人

臣聞獫狁不龔周王致其大戮將軍失律漢制被其嚴刑未有

逆命驕天而逋疊鼓之罰亡師沮衆遂寬載之誅伏惟天冊金

輪皇帝陛下肅恭上帝子育羣生萬國所以宅心百蠻由其屈

膝而契丹兇狡敢竊邊陲毒虐生靈暴殄天物皇兵頃伐扶仁

義以龔行窮寇姦回憑險阻而猶鬪臣等仁虧聖略知集作昧

跪圖遂以熊羆之師挫於犬羊之旅誠合纓結軍壘抵罪國章



陛下以堯舜深仁且緩三苗之伐禹湯罪已不與萬方之辜遂  
得盡斂餘魂更叅授越之任死緩之魄復同挾纊之恩四夷慕  
義以來甦三軍感恩而抃躍集作踴瘡痍再起俘馘是國將士同  
心誓雪孟明之耻殤魂共憤思抗杜回之讎臣等殉義忘生報  
恩惟死不勝集作仁感激慶戴之至

臣聞同前武后

前人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前赦書赦臣萬死纔削見任官秩還復本  
將軍名始慶再生即榮寵命宛轉踴躍感戴慙惶臣某中謝臣  
聞鑿門受拜集作律本合忘生對敵臨戎徇節惟死此乃國家恒  
典軍政嚴科臣妄以薄集作庸才謬叨重任不能深圖遠筭醜  
摧凶以宣廟略之威永息邊人之患屬以前軍挫斂士卒奔亡  
臣後繼驅馳戰鬪交合川谷地險客主勢殊步馬相懸左右受

敵波死爭命

集作波

力盡途窮遂以貌貅之師斂於大羊之衆

誠合

集作宜

刎首謝罪

集作國

殺身報國

集作恩

陛下弘湯禹之人務

寬大典愚臣同孟明之侶遂克嚴誅白骨在榮丹慊未泯誓將  
枕戈嘗膽殄逆裒凶躬為士卒之先以雪殤魂之憤肝腦塗地  
少答鴻私不勝荷戴再生榮幸之至

謝克罪表武后

前人

臣某言今日日司刑少卿郭某奉宣勅旨以臣所犯特從放克  
伏對恩命魂魄飛揚臣某中謝臣巴蜀微賤名教未聞陛下降  
非常之恩加以次之命授臣草野謬齒衣冠臣私門祖宗幽顯  
榮慶豈止微臣一身而已臣宜肅恭名節上答聖恩不圖誤識  
凶人作緣逆黨論臣罪累寔一作死有餘辜肝腦塗地不足塞責  
陛下弘慈育之典寬在宥之刑矜臣草萊憫臣愚昧特恕萬死



賜以再生臣身首獲全已是分非官服具在臣何敢安臣若貪  
冒寵私面顏思造復塵舊職以玷清猷螻蟻微心實慙面目伏

見南集作西有來賓之虜北有逆命之戎尚稽天誅未息邊戎臣

請東身塞上奮命賊庭効一卒之力答再生之施庶陛下威命

綏動集作服荒夷愚臣罪戾將補萬一若臣獲死鋒鏑為厲犬戎

集作羊古人結草實臣懇願不勝大造再生荷戴之至

為人謝放父罪表集作為張著武后前人

臣某言臣父某守官不謹獲罪自躬犯非清廉法宜不赦實由

臣為子不孝使臣集無臣字父陷刑憲天恩不盡集作肅嚴斜放全首

領臣得父子相見已是非圖豈謂天澤無涯更垂休命臣父子

兄弟免罪從榮戴惶殞實慶實躍臣某中謝臣父子凡品守道

幽微天恩矜集作憫見垂採錄叨承恩幸廁列陪臣自得侍奉已

未於今十有載八雖藝業無紀勞動不聞小心恭勤實免慙過

明明昊天實昭實察不敢有二不敢有私夙夜兢兢集作祗惕

若厲所以父母兄弟皆荷恩私叨職謬官並在集作願供奉摩頂

至趾豈足上酬愚臣兢兢實慙夙夜集作實不意臣父昏集作衰耄

恃寵忘公貪潤微財取犯朝憲應由集作是臣不忠不孝使集作事

父無良廉耻不修幾諫有闕遂使陷於刑法玷國憲章集作有玷

臣之萬死無補此責刻肌刻骨泣血泣天恨負聖恩以媿朝列

臣宜代父蒙罪自殞闕庭不合偷安尚求苟免誠以天波昭洗

得更自新以忍垢偷生克躬自勵冀將集作期萬一補過酬恩灰

軀糜骨以甘心願伏惟神皇陛下恩同父母矜照懇誠信臣集作

其赤心實有罄竭云云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中宗張廷珪



臣聞國之威柄在於賞罰賞中則人知勸罰中則人知沮二者苟得則四海獲安二者乖宜則萬人無措况陛下始復初業一作初復先業甫登寶位率土顛然欽佇聖化凡欲興一作舉事亦何容易外有竊議臣請盡言至如張易之兄弟窮罪極業蒼生苦之良有歲月平託城社無所告訴陛下仁聖明斷憂在黎元一朝誅夷孰不慶抃在於親故並合從坐然量宜制法理或未弘何者然也臣歷觀自古以來革故即新之際莫不先行誅戮以服衆心此皆素無人望理藉此如今陛下先朝子孫唐德未改是乃天地之眷人祇之望非陛下而誰誠宜布恩施德以答之崇仁尚寬以之理豈更誅夷以虧至德况易之兄弟榮盛多時趨附之徒天下太平欲盡殺之則罪不加衆欲少殺之則法難畫一柱都城者乍可有數遍四方者未知幾人反側者多不可不察安之

之理必在於寬自非至親及於謀首請一原宥令其自新仁風大行在斯一舉臣無任云云

請大父死表

玄宗

張不耀

開元初

臣某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臣父文成充使不了特寘嚴刑罪小責深不勝寃苦銜嚙驚歎長幼咸嗟皇天后土實所鑒照臣聞有理不申枉填溝壑臣子臣切骨如恩深請以為軀代父當死乞寬父之殘命展愚臣之孝心伏乞天命俯垂矜察臣不耀萬死猶荷再生臣父朝無近親孤宦獨立苗疎難植根淺易危無風而自倒不寒而自戰李全交接邪作蠱舞法弄權虐甚周興酷殊未俊枉陷良善立以已功惡貫已盈貪殘事敗不慙顏厚猶事糾繩不懼皇天仍居憲府罪輕責重其在實深但恨明時虛編紉晦疑伏願陛下採輿人之



誦聽左右之言乞不濫無辜庶寃寃重返即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任酷裂之至冒死投匭以聞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八

登仕郎胡文柯 鄉貢進士彭昇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九

表六十七

刑法三

執奏裴景仙獄表二首

論夷州刺史楊潘波杖表一首

論刑法不便表二首

論替李邕死表一首

為夫謝罪表一首

代郭令公讀雪安思順表一首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一首為吳王請罪表一首

論潘炎表一首 論御史臺誣謗表一首

河南府論彼謗表一首

執奏裴景仙獄表

玄宗

李朝隱 特為大理卿

臣某言伏見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賦至五千尺事發逃走奉勅令集衆殺却伏以景仙緣乞取犯贓罪不至死又其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

舊唐書 作有



凡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職未當死坐唐書雖作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且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勲不棄手曲斯允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以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專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在理而取之十五尺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尺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款如何辟所以為國昔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免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仙曾祖寂草昧忠節為元勲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枉被破家諸子各陷唐書非辜惟仙子然猶在且又承嫡繼封主祀若寂勲都棄仙罪持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

者若教之思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况應勅決杖及有犯配流近發德音並唐書標殊澤杖者既听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下顛顛孰不甚幸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恒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則國典有率土幸甚幸甚制景仙波扶一百流嶺南惡處

論夷州刺史楊濟決杖表

開元二年

裴耀卿六百九十七卷重出

臣某言臣伏見夷州刺史楊濟犯贓處死勅決六十配流者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品舊唐書類死罪之責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致政刑指獄無冤人曠古已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為全生危死誠為至化有耻且格為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别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決杖者五行之末品施於扶扞



徒穎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撻今決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  
 笞事頗為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耻况本州  
 刺波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辱頓挫唐書作屈  
 人或哀矜唐書作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  
 風俗之意又雜犯死法唐書作罪本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行決今  
 非時不覆決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月不耐杖唐書無杖字因杖  
 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却夭其命又恐非聖  
 心唐書作明寬宥之意臣前後類在州縣或緣雜犯決人每大暑盛  
 夏之時決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縣令於本  
 部決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是杖刑並乞停減即副陛下好生  
 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也臣無任

論刑法不便表

臣聞明王理人也設法立制不私喜怒於天下共之忠臣之事  
 主也竭誠盡節不顧榮辱欲天下利之故得上下同心法令明  
 一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蓋刑措太平之道也今陛下作人父  
 毋勤憂庶政從諫不拂居安慮危臣所以敢進逆耳之言忘忤  
 旨之罪伏願陛下少垂照察幸甚臣聞書曰罪疑為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人心竊見紫微王書  
 趙誨為取蕃人末何利刀子起文書特勅處盡誨受贓罪不枉  
 法又異監臨貪以敗官事雖挂網議而定罪固有常條若必責  
 之以極曲假有罪重倣此者陛下復何以加之於法乎臣又聞  
 政之所興事資賞罰必信人心乃安輕重或虧手足無措陛下  
 若以借趙誨之命勵貪吏之心以臣之愚又將未益疑夫法存  
 畫以不啓二門者蓋示人以信也先教後罰寧借無濫者不陷



人以罪也若有犯必死則非薄刑之意同罪異罰又非畫一之道何必殺之示信臣非愛人命也惜陛下之法也昔者滑橋驚馬空見罰金高廟盜環惟聞棄市漢幾刑措職此之由釋之之言可以為喻伏惟陛下少留意焉抑臣聞之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及也殺氣方深嚴刑在近一物失所聖心不安臣恭諍臣不敢不奏又典律所制輕重各殊答杖是輕徒死是重爰自近日此道便乖凡所決囚倒多非命此乃徒刑有必生之理杖刑為致死之條既紊國經有傷和氣又凡曰造偽倒是死囚伏準格先決一百既必要之以斬罪何更加以杖刑臣雖至愚猶將不可凡百達識孰謂其宜又周禮論刑刺之典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陛下若以臣所言事非可用則願陛下訊以羣吏詢諸宰臣擇善而行國之利也夫

古之人臣干救危犯者非人一也然遇主榮達者萬物一也一作馬其遭咎羅一作羅禍者不可勝數以此觀之豈臣之利也誠為主也伏惟陛下深察之臣識謝中庸才非上達猥以承乏叨居諫官既無涓埃之効實多尸素之責謹獻愚直輕觸威嚴儻益萬分甘之九死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見詔書內外官取受一疋以上科本罪外放歸田里五匹以上仍於犯處便附貫者臣聞國之大札必存其故不易其宜循其教不易其俗故禮曰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此則百代常行之道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此又三等用刑之意也然設三槐九棘之使入鈞金束矢之條蓋又慎之至也故詳刑則死者不恨而生者不怨



怨恨不生則災害不作災害不作則太平之理也以堯舜之聖  
猶曰惟刑恤哉以成康之賢故稱明德慎罰為政之道可不慎  
歟自周堂浸微穆王荒耄作五刑之屬立三千之條度時而用  
所謂刑亂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懷征伐交起教化不行子產  
鑄書見疵於叔向荀寅設法獲毀於仲尼偷薄之政自是滋矣  
秦至始皇專任刑罰赭衣塞路姦邪並生囹圄成是天下愁苦  
劉項一呼土崩瓦解降自魏晉至于隋歷代興亡莫不因此故  
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誠  
哉是言也當今天下有道庶政惟和四方無虞萬邦從政正可  
勝殘去殺道德齊禮大革前非淳風一變今乃下明勅峻刑書  
深非元元之望也夫刑罰者御人以威法令者示人以信若成  
而數變則人之心不安嚴而必行則獄訟滋起王先所言議事

以制不為刑群者懼人之有爭心也伏惟陛下聚鑒前典率由  
舊章國用常刑俯收嚴典則政經有序德洽人心萬姓咸曰大  
哉王心茲用不犯於有司矣且臣聞寬人也政者正也上正其  
道下必從之下陞居無為之時行不嚴之化則如風靡草日用  
而不知豈待威之以深刑而欲革之以貪性苟縱免而無耻亦  
益何於政哉臣又聞之至刑無所用之致無所理故楊泉物理  
論曰姦與天地俱生自然之氣也人主以政御人政寬則姦易  
政禁急則姦難絕今法雖大設犯者逾多臣愚以為持政之急  
老子曰法門滋章盜賊多有此蓋急刑非止姦之意伏願陛下  
深恩之臣識見近淺才非臣濟謬參列侍忝齒諍臣敢不竭誠  
以速官謗儻裨政化雖死猶生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舊唐書作用能舉唐書

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後篇不避死見危致後篇唐書命晉用林

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唐書生乎北

郭碎首死愛豈乎向若林父死後篇唐書陳平棄後篇唐書百里不

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後篇唐書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

後篇唐書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

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唐書權人畏其

口而邕折其角常氏恃後篇唐書勢言出禍應唐書而邕挫其鋒

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後篇唐書然則二字後邕有大造於我邦

家二字後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

聞坐賊醜敗厥行且斯人所然唐書者極孤恤窮救乏調患唐書

唐書積而能唐書散家無私聚陛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

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

無益於國不如唐書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駘唐書打無

取後篇唐書徒歎視禽息後篇唐書雖生何為况賢為國家之寶

失社稷之衛哲人亡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

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

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

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

後篇唐書不朽則又何求陛下下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馮門絳腋

行全後篇唐書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

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

伏劔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唐書臣之心昔吳楚



七國叛周

唐書作因

亞夫得處孟以為

二字後篇作則

寇不足憂矣夫以一

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敷舍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

處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

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

後篇唐書作赦

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上為知己者死且臣不

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

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此表六百七十四卷重出題作救李邕書內或節略今已

削去

為夫謝罪表

李邕妻温氏

妾温氏言邕効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因圍獲罪以聞誠宜不

待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聞遠隔訴不敢

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監仁明邕得生竄荒外再造之幸

上答何陞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譽疾惡如讐往往拾

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參憲府劾武三思之罪坐此為累不容于

衆秉邪佞者切齒攻章者側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

闕庭何啻十載歲時疑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岳大禮告

成法駕西旋路遊近境普遵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

澤曲垂恩私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為心懇至夙誠冀遂申効妾

聞正真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為始且邕比任外官竟

無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諺云士無賢不尚入朝見嫉伏惟

陛下明察此言妾之微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勅當即

便禁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援寡邪黨相趨窘急至深

實不勘忍氣微息奄惟命

唐書作吏

是聽遣邕手書事生吏口貸百



姓蠶粮唐書作種抑稱枉法市羅以進令作賊私吏以為能寄此加

罪當時匪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哲地誰肯為聞嚴命將行恭

往奔逐泣血去國没唐書作投骨交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願豈充

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朔邊骨糞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成豈

夙心妾則碎首粉身萬死為之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罪

責膏死上聞儻天光垂照即當殞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謹奉

表投送恩匪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

肅宗

郭說

臣某言臣聞邵宛之罪死由無極申侯之戮譖起濇塗惡直醜  
正其來自遠伏見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工部尚書安思順并弟  
羽林軍大將軍兼太僕御元真等竭心聖代宣力先朝或任重  
疆場或寄深環列列單于之壘殿天子之邦播美竹帛圖行文

素既稱名將實為勲臣哥舒翰與之不叶因謀陷害去共祿山

通兄弟盡誅二字尽作冤痛之心歿而猶在安祿山牧羊小醜

本實姓康遠自北番未投中夏思順亡父波主哀其孤賤收在

門闌北至成立假之姓氏及祿山擁旄前北思順授鉞朔方雖

則兄弟而情非儻與祿山未及之日思順屢已陳聞朝廷百僚

無不委悉豈意姦人罔上成此盜憎生焉盡節之臣死為衛寬

之鬼趙毋以先請免坐思順以變告覆宗死而有知飲恨何極

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紹休帝圖蕩定妖氛肅清寰海軫納隍

之念深解網之仁陷賊衣冠咸蒙齒列豈令思順兄弟獨隔恩

私忠義之臣所為流涕此臣所以特祈昭洗昧死上聞但望此

一家必萬方感惠何則逝者抱屈尚蒙見申則存者謀安故無  
寬濫雖有不賓之俗將聞風而悅服蓄疑之將當委質而未朝



豈惟天下歸仁實亦幽明欽德無任懇願之至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

肅宗

賈至

至中德

臣某言伏見宰臣奉宣聖旨將軍王去榮擅打殺富平縣令杜徽其罪狀合寘殊死緣新收陝郡防遏要人特宜免死削除在身官爵白身配陝郡展効者等臣既忝職司主在行下伏以聖人誅暴亂定王業必先知明

新唐書作示

法令崇禮義於是百姓勦力

賢愚悅隨是以漢祖之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其則然後能戡定秦項而帝天下今陛下將欲清雲雨之屯掃攪槍之寇不自約其法恐異漢祖向時之事將何以成功業哉謹核王去榮是富平縣百姓朔方偏裨無專殺之權有犯上之逆且擁

唐書作提

數千之衆不能整齊行列外攻強寇翻乃無伏挾怨內

唐書作松怨

殺縣尹易曰臣弑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從去榮可以生漸臣聞去榮善放拋石能守

城邑曩者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之李光弼太原城千里上

黨許兼

唐書作收冀

靈昌魯吳南陽賈賁雍丘張巡睢陽無去榮拋

石之能未聞賊能下之也其量不足者自投矣何獨陝郡非去

榮不可哉陛下若以拋石一能所犯上者復何止之若曰上答去榮而誅將來之犯者則是法令不一而招罪人也今惜一去

榮之才而殺十倍去榮之才者不亦其傷蓋多乎夫去榮亂逆

之人也焉

一作鳥

有逆於此順於彼亂富平而治陝郊悖於縣尹

而不悖於君乎况今之律令太宗之律令也陛下不可惜小才而廢祖宗之法也伏惟明主棄瑣瑣之能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師旅因此整齊矣天下幸甚臣等不勝

為吳王請罪表

太宗

與

薛

薛

薛

于邵



臣祇言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剿絕臣年過歲制識謝平人徒以宗親昧於名教罪因兇悖之子敢望全生之分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自一停務因茲杜門瞻闕庭而待命佇荒陬以投俾疑作頃者未明去就喪心魂近以獲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克肆帝朝因其所流許以自波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礼律所均尚未論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微臣朽老無階上答縱填溝壑雖死猶生無任感恩負德之至謹詣朝堂并領男前梓州刺史某等束身請罪輕黜宸嚴兢惶無地

論藩炎表 德宗

前人

臣某言伏見今日一日制命以劉晏殊死之責連及前禮部侍

郎潘炎貶授澧州負外司馬天鑒孔明惡善懸別比諸子壻猶佐上藩凡所見聞莫不欣荷知德刑無頗而行於代也但臣比見藩炎為性貞純致身無過介然特立自為一時之選名不為晏稱官不由晏進自晏處權掌要未嘗以毫髮受遺未嘗以親戚請求頃自晏居外使而安禮致書疏知而寒溫通意都不為之開緘凡此之類蓋非一二所以海內修崇名節者莫不歎伏以為古人之中罕有儔對自晏伏誅衆望炎况二年風疾手足拘孿氣息奄奄藥餌未復奉詔奔波即日登路籃輿載生死難圖臣愚識炎日久知炎至行伏恐斃一吉士為代所悲冒責上聞庶幾下達儻蒙聖人迴賜其殘生許歸田里克隨道殮俯叶羣心將勸清貞之士以勵貪浮之俗炎之幸也臣遇不識忌諱干犯湯鑊塵蹟宸嚴陷身無地不勝知賢請命之至謹詣



東上閤門奉表陳列以聞

論御史臺誣謗表 德宗

齊暎

臣某言前月十七日八陵禮畢臣議以為不合不賀宰相御史  
臺罰臣一月俸至十九日宰相奉宣聖旨不須罰者臣以愚直  
守職造次執文憲司班列失儀委曲書罰聖慈照監特恩釋放  
兢懼戰越不知所圖臣某 中謝 臣伏以昨者八陵之禮百王未  
行 一作明 特由陛下發於孝思成此盛典社歸聖祚慶屬皇家惟  
當稱賀殿庭豈合推美臣下事關謫瀆禮近嫌疑臣忝職司豈  
敢苟且又詳郊廟之禮與臣愚見亦同但緣李文性褊而剛不  
敢對衆陳白所以入詔宰相冀其無跡而停豈圖智小慮深竟  
以徇公招咎陛下察臣等守直克臣罰俸懲勸斯在隕越河酬  
臣某 中謝 臣素庸虛叨蒙獎擢身則誠為賤品官是陛下九卿

臺司理在持綱臣則職當執禮綱失是一時之誤禮失為經疑

古所非書罰已擅臺威放罰特闕 一作聞 聖造成合各守職分上

答恩私弘陛下大和之仁示朝廷至公之道豈以蓄憤未洩未

過轉深數日已來衆情共悉臣昨 一日有 自緣公事頻詣廷英李

汶疑臣別有披陳遂欲曲生瑕釐責臣不賀宰相則上引班列

失儀惡臣專守禮文則旁說河南殘破其牒已分行組織欲杜

臣之口近聞又有譖說擬陷臣之身不敢縷有塵煩自當漸步

行路臣孤立無援行公奉職惟聖明在上微臣必不及寃但恐

誣構日深慈母亦當動聽臣今不敢避李文之怒惟懼失人臣

之和夙夜不寧憂惕成病若更請對轉恐生疑戰汗彷徨不知

所處無任兢懼感恩之至

河南府論被謗表 前



臣某言臣聞修身止謗君子之道尚口自理小人常情臣雖駑劣不才竊服師父之訓縱有謗讟未嘗辯明久不自乎庶無所愧況釋謗於已則必過於人棄讓違謙何醜之甚然命之所切不緣臣身伏以受陛下命官之初直自聖心所擇遽致遺闕上累皇明此臣不得不辯一也聞謗臣之詞以驚聽為務或云父子相食或云盜賊公行山谷之間已有結聚或云坊市之內亦至流亡儻或上達天聽則貽憂聖慮又臣不得不辯二也臣某

中謝臣伏以鄰近數州去年皆水旱惟當府一境前年先有災水既已積憂又加再歉其間數縣人戶頃者實多逃移據兩稅案所有未歸人戶尚有一千五百已下有負獎任不勝憂惶自蒙陛下恩茲特發倉儲賑貸安業者無不摧折逐食者漸以遷還幸災之人騰謗益甚致茲嫌怒實此根由蓋緣臣自到任已

來事有不幸曾正寃獄嘗奏貪官且獄是聖衷所明幽魂知感賊是疲人之害踈網不容當官而行於臣何有今則尋章雖舉衆怒遂深乃於道路郵亭造其飛語又於往來使客揚此虛聲轉至沸騰布於遠近且謗臣者以去臣為限臣不去不休臣若尚安居謗亦滋甚向念時雨未降人心易搖乞罪微臣以安百姓今月十九日又得南京署承張斌狀送留守牒市之意似欲慰人戶詳其謗內之詞却慮搖動愚下其謗云戶口流散村落空虛恐依山林變為狂寇攘竊道路隔礙往來者今地即王畿有事尚令密啓人皆服化虛詞豈可謗陳敢言不利府司又恐惑於遠聽臣伏以俱承委任責務和同今日故就皇城自商議既至門首又不見臣臣憂懼轉深不敢不奏其市謗諸縣見擬移牒請其且收臣既昧通方輒陳事體兢懼戰越不知所裁今



東都幸有臺省之官悉是朝廷所擇職爲耳目身在都城固諳  
織微望委勘察庶事責實甘待刑章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九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尚文無特亦諫書向命書由來朝入以書諫之  
轉至燕翻亦入遠近且翻到書以去百餘年  
乘然第亦不。道。其外。未。到。容。對。此。重。壁  
漸長。文。入。之。書。朝。下。容。會。會。而。不。到。容。對。此。重。壁  
未。事。有。不。幸。曾。五。原。諫。書。集。會。而。不。到。容。對。此。重。壁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

表六十八

陳旼獵遊宴

上諫獵表二首

諫馬射表一首

諫格猛獸表一首

諫旼獵表一首

諫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表一首

諫作乞寒胡戲表一首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一首

諫不許突厥入伏馳射表一首

諫不夜飲表一首

上諫獵表

高祖

褚亮

臣亮言臣聞堯鼓納諫舜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  
陛下應千祀之期一作極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勛勞帝業旰食



思理政一作廢寢民人一作用農隙之餘導冬狩之禮軫一作車之

所遊踐虞旌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

上林之手搏迴玉鑿而籍豐草引金陣而滿平原盡心目之娛

翫置果之樂發彫弓而迫狡兔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政弋之

恒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

爪牙輕捷強一作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纒撓不能當其

憤氣雖復孟賁在一作左夏說居前卒然驚竄一作軼一作事生慮表

如或近赴一作林藪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一作騎之

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降情

納下無隔直言區叨逢明代一作遊官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

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越一作皆舊唐書傳

同前見六百九十四卷 虞世南

諫馬射表太宗貞觀元年 孫伏伽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

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

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為社稷生靈之大計耳

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

樂舊唐書近臣此乃無急唐書乘危竊為陛下有所取也何者

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遵養聖躬亦不可以

垂範後代此秋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為天子今日猶行

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

諫格猛獸表魏徵貞觀十四年

臣徵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彌夷羿以為



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  
 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力稱鳥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  
 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鳥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  
 枯木朽株尽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  
 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獮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  
 撞亡秦之鍾英華作今接非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顧  
 如宗廟社稷何憑河暴武未至之誠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  
 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  
 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闔  
 行貞觀政要作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  
 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僚黎庶則天下  
 幸甚

諫畋獵表

隋宗開元五年

吳兢

臣竊言伏見明制去年五月五日幸東都道路皆以陛下至長  
 春宮及沙苑當有畋獵之事今東土耆艾關河士女莫不欣躍  
 舞抃翹望帝車延頸企踵所恩者德伏願陛下舉無失禮動則  
 有章詩云敬慎威儀惟人之則愚臣以山陵始畢甫及逾年陛  
 下縗服雖除心喪未已四海之內八音尚遏豈可遽將大馬為  
 娛鷹隼是務必或如此則恐傷人之道虧天地之經欲令萬方  
 何所取則况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之達陛下既俯順當時  
 之請唯行易月之制奈何更盤于遊畋以徇從禽之樂豈所謂  
 明王之孝理天下乎而望德教加於百姓必不可得也昔魯侯  
 觀漁于棠春秋尚制其戒陛下若既葬而獵後代豈不為刺且  
 馳驚山澤之間經過林薄之下冰谷之危未遠銜策之變不恒



伏願陛下重慎防微須為社稷自愛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無欲而人自朴詩云爾之教矣人胥効矣由是觀之居上者必慎所好愚臣職居待問兼掌史筆籍以居舉必書位一作在法無隱既無衆所流議實恐有玷聖猶區區之誠唯在於一作此輒敢冒死上陳伏願留神省察恕此狂斐之罪云云

諫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表凡六百九十九卷疏門李綱

諫作乞寒胡戲表眷宗韓胡宗

臣聞之傳日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實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國之藩翰凡所措舉須合彛典今之乞寒濫觸胡俗臣叅聽物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為戎伏願陛下三思籌其以道又道路藉、咸云皇

太子微行觀此戲且元良國本蒼生繫賴輕此馳驟能無蹇蹶况匈奴在邠寔繁有徒刺殺密發何限夷夏卒然奔呼掩襲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惟陛下愛人活國憂勤庶政今所施焉豈徒然矣豈不以玄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甲之災助太陰之氣臣誠愚瞽以為無益臣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未聞北亂以來多福太戊脩政而桑穀自萎景公善言而火惑退舍彰善罰惡天之道也伏願去邪勿疑昭德以待豈區區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

諫安福門酺樂表眷宗先天二年嚴浚字挺之

臣浚言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機蓋以天下心為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火酺累日兼夜臣愚



竊所未諭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為觀舞相奪倫不致糜費一作弊

且臣卜其晝史冊收傳一作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

於上路羅伎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溥復

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誰何

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一作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

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詐一作猾多徒儻有躍馬奔車厲聲一作流言

駭叫一塵聽覽有軫一作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

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北宮多暇西墉暫陟一作臨

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司

跛倚盲人饑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况於遠乎聖情攸聞豈不

懍然祇畏臣以為三不可也一作恐且元正首祚大禮頓

先一作頻百姓顛顛德威一作威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

於衆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典競為課

稅呼嗟道路貧易家產損萬人之力勞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

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為四一作五不可也書曰

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况自去夏霖淫冬一作今亢旱農乏收成

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

明王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効之哉伏望晝盡

娛一作則暮令休息惡斯一作要兼夜恐無益於聖朝惟陛下裁擇

此篇六百九十八卷重出今已削去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 玄宗開元四年 倪若水

臣若水言臣伏以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

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

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飼一作餵之以魚肉間之以稻梁道路觀



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鷓鴣鵝鵠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虞今氛侵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殘命常欲殺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願墮肝以報主瞻望闕庭敢布腸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

諫停市犬馬表 玄宗

張廷珪

臣廷珪言伏見發使及典倖等大齎繒錦將於石國和市犬馬臣聞書曰犬馬非其土性弗畜珎禽奇獸不育于國者故明王欲極於德忠臣願畢於議借護於細行保於大猷冀無間然能致盡善也今以陛下之明何失不見以陛下之斷何欲不懲復禹順於走凡法堯易於迴掌誠可却走馬訓旅整聖心通於兆

人德言應於千里一感則法星退舍一解則克陽出雲豈宜勞遠人玩異物有從禽之漸無恤下之先使明詔遐臨聖意昭市上非治唐國之要下匪即戎之功將新麥既獲舊穀已空飢饉

稔臻邊荒速寇昭告則然上帝赫矣大君無以解其倒懸續于請命通不自給遠不能輸戶口流離公私懷懼此臣之所以憂陛下順天之心從人之願省無益之用救必然之急先社稷後犬馬此天下之幸國家之福豈獨微臣哉無任竭忠竭誠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諫不許突厥入伏駝射表

玄宗

呂向

臣聞鷓鴣不鳴未為瑞鳥猛武雖服文翠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既懼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



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頃文釋効

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

因復詔許侍宸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目送神藝之百發恩

旨文粹俱極誠無得喻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

前同獲獸之樂是屑嚙大過猶獨未敢取也雖聖智豁達遇粹

與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犬吠交肆盜憎荆

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驛稍冒清塵縱即殪玄兕墟幽土單

于為醢穹廬為洿何塞過青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有分限待

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迴兩曜之鑿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文

自擬即以下節去却有悔將何即四字

臣遂良言臣聞三爵獻酬所以成禮七升為限謂之無度書之

雅誥其慎在酒伏見去月二十七日為太子成婚訖北門賜三

品已上宴自日辰時連至三更疲勞聖躬尤非盛事有識者云

云皆言非是昔孫權漢酒後敗其德昔陳宗謂齊景公臣卜其

晝未卜其夜白日傾酌是陶神情伏願陛下更無夜飲臣以虛

薄拾遺是司不辭嚴誅輕敢聞奏謹陳庸淺不勝戰越

陳內宴至夜表

一作論災異表

張說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体卦亦以順修

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天人之際感通必矣臣伏見去

十月十七日月滿猶望應虧不虧今月十七日亦未小虧律作

未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至陰之氣臣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

期一作盈欬若過盛逾時盈縮乖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

天之誠耶一作伏願陛下深察熟思而預防之臣又見近日內



宴夜深方罷小臣無識抑所未安王在在鎬一作周凱一作樂

飲酒此誠大樂一作雅之美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

義也伏願陛下宴樂之餘一作終不及於夜臣職天補闕昧死陳

愚謹言

此篇六百二十四卷重出今已削去注異同為一作具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

登仕郎胡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品

新



程